

乙未抗日媽祖傳說與結構性失憶：
以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為例

柯光任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碩士

摘要

本文考察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的媽祖救難傳說為起點，還原傳說背景明治 28 年（1895）乙未抗日西螺街戰役，挖掘潛藏於傳說的真實歷史性情節，再追隨西螺街抗日領導人廖景琛為焦點，揭開張廖宗族到西螺地方社會「結構性失憶」完整呈現。

傳說中將我群抽換義軍，導致參戰人士遁名匿跡，卻可大肆表面宣揚媽祖拯救街民的靈驗奇蹟，實體宣洩殖民統治的不滿情緒。簡言之，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對抗日分子及其地方的壓制與監視之社會本相，展演和抒發於「莫不尊親」匾額媽祖傳說的社會表相。

直至今日，傳說流轉百年的效應，如同寫作宗旨，並非膜拜媽祖的宗教靈力，試圖回到宗教本質與歷史學的人文關懷，呼籲世人警惕戰爭的殘酷和無情。

關鍵字：乙未之役、歸順、雲林、張廖、廖景琛

壹、前言

2005 年臺語知名歌手江志豐，親自為西螺福興宮的宗教慶典「螺陽迎太平」製作一首歌曲〈西螺太平媽祖聖歌〉（俗稱〈太平媽之歌〉），¹ 歌詞傳述：「莫不尊親的古匾，世世代代永流傳。」2017 年打造氣勢磅礴的新歌〈太平媽祖〉，言簡意賅唱出：「消滅兵燹、古匾碎裂示警。」² 兩首歌曲不約而同關注廟內「莫不尊親」匾額，因為它傳遞一則明治 28 年（1895）發生在西螺街抗日戰役前夕，媽祖顯靈使「莫不尊親」匾額掉落，警示和拯救街民的百年傳說。

走進廟內，仰望「莫不尊親」匾額，腦海中不禁懷疑傳說中 8 月 18 日火焚西螺街的真實性，直到某日閱讀史料清楚描繪近衛師團進攻西螺街及其焚毀的情形，當天是 10 月 6 日。因為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改用陽曆，隨手將明治 28 年 10 月 6 日轉換成農民曆，電腦螢幕竟然顯現農曆 8 月 18 日，著實震驚許久，以往認知的鄉野奇譚，竟有可能真實的存有，觸發了研究動機。

匾額是寺廟裡常見的文物，贈匾者由於各種原因，敬獻給神明表達感謝和紀念的行為。獻匾的人士或單位，通常是地方信徒、關係密切之宮廟或組織、地方紳商與官員等等。無論是匾額上的文字記錄，或是製作材質與施作工藝等線索，透露出非常多樣化的關鍵研究訊息。

* 感謝審查委員寶貴建議，使拙文錯誤減少，謹此敬申謝忱。謝謝雲林科技大學黃衍明老師、廖丑之子廖寄彰先生、西螺福興宮林汝靜執行長提供資料。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候選人楊朝傑先生諸多提點甚是感激。感恩妻子怡臻撫養幼子，才能放心寫作。最後將此文獻給太平媽，叩謝神恩浩蕩。

1 此篇報導 2005 年「螺陽迎太平」活動內容，包含發表〈西螺太平媽祖聖歌〉。〈7 對鑽石夫妻 攜手走紅橋〉，《聯合報》，臺灣，2005 年 10 月 12 日，第 C1 版/雲林·文教。

2 YouTube，西螺福興宮太平媽，〈太平媽祖〉，<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xsqF3MfcmM>（發布日期：2017 年 11 月 20 日，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5 日）。

傳世文物可分為「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³臺灣匾額的外部研究，奠基於各地普查結果和辯別年代真偽的資料下，⁴朝向考究背後的歷史現象或社會意義，例如草屯龍德廟「刑期無刑」匾額、⁵臺南孔廟「萬世師表」御匾、⁶臺灣省城大北門「曲奏迎神」匾額等等。⁷整合內部和外部研究方法，更可獲悉匾額多元形態和風貌，比如臺灣媽祖廟的御匾、⁸竹南慈裕宮「允王惟后」匾額、⁹金門瓊林宗祠匾額、¹⁰臺中萬和宮「福蔭全臺」等諸匾。¹¹

西螺福興宮過去的文物研究當中，2009 年陳三郎透過「好義從風」匾額長達 181 字的告示，討論張丙事件在雲林戰亂過程及其匾額的歷史意義。¹² 2016 年李建緯（計畫主持人）針對「好義從風」匾額和太平媽南投陶

3 外部研究即文物所在空間相關的沿革、地方開發史、贊助者、儀式信仰以及名稱等問題；內部研究則是分析文物外觀形態等訊息，例如形制、紋飾、工藝、製作、材質或其他科學儀器檢測所獲取的資料等。李建緯，《歷史、記憶與展示：臺灣傳世宗教文物研究》（臺中：豐饒文化社，2018 年），頁 9。

4 諸如鄭喜夫、莊世宗輯錄，《光復以前臺灣匾額輯錄》（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8 年）。林明德主持，《臺澎金馬地區區聯調查研究》（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4 年）。林文龍，《細說彰化古匾》（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9 年）。曾曉馨、曾絮敏，《南瀛古匾誌》（臺南：臺南縣政府，2009 年）。盧嘉興，〈捏改古匾及篡改廟名考證〉，《臺灣風物》，第 31 卷第 4 期（1981 年 12 月），頁 95-116。林文龍，〈寺廟竄改史實與偽造文物闢謬〉，《臺灣風物》，第 33 卷第 4 期（1983 年 12 月），頁 69-82。

5 謝貴文，〈傳說、歷史與集體意識——從草屯龍德廟的「刑期無刑」匾談起〉，《高雄師大學報：人文與藝術類》，第 30 期（2011 年 6 月），頁 23-42。

6 陳芳妹，〈「萬世師表」御書的歷史情境〉，《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44 期（2018 年 3 月），頁 175-269。陳芳妹，〈「萬世師表」御書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展出〉，《故宮文物月刊》，第 412 期（2017 年 7 月），頁 28-39。陳芳妹，〈臺南孔廟「萬世師表」御匾——兼論康熙與清初孔廟御匾制度的形成及傳播〉，《故宮學術季刊》，第 31 卷第 1 期（2013 年 9 月），頁 199-230。

7 張桓忠，〈〈曲奏迎神〉匾的尊鬼傳說與歷史推論〉，《媽祖信俗研究》，第 1 期（2019 年 1 月），頁 79-88。

8 李建緯，〈臺灣媽祖廟現存「御匾」研究：兼論其所反映的集體記憶與政治神話〉，《民俗曲藝》，第 186 期（2014 年 12 月），頁 103-179。

9 李建緯、張志相、林仁政，〈匾額年代的歷史與科學分析——以中港慈裕宮「允王惟后」匾為例〉，《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35 期（2017 年 12 月），頁 83-125。

10 張志相、李建緯，〈光宗耀祖：金門瓊林宗祠內科舉功名與頌德匾研究〉，《臺灣文獻》，第 70 卷第 1 期（2019 年 3 月），頁 31-96。

11 張志相、李建緯，〈臺中萬和宮「福蔭全臺」匾年代與落款人分析〉，收入王志宇、李建緯主編，《文獻·文物的詮釋與歷史記憶》（臺中：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2019 年），頁 141-188。

12 陳三郎，〈清代張丙事件在雲林——以西螺福興宮「好義從風」匾分析之〉，《雲林文獻》，第 51 期（2009 年 12 月），頁 15-29。

乙未抗日媽祖傳說與結構性失憶：以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為例

香爐作外部、內部的分析研究，並普查和記錄廟內的宗教文物，¹³ 於焉福興宮的廟史紋理與文物珍品展現初步輪廓，進一步推動鎮殿觀音佛祖暨脇侍善才蓮女、十八羅漢群像、翹首供桌、「莫不尊親」匾額等文物的調查研究和修復計劃。

各地廟宇匾額的立匾人物及獻匾因素，經歷人事地物的長時間演化變遷，往往添枝加葉各項歷史事件和揉合社群的想像空間，視覺文物的匾額被公眾觀看的同時，附載其上饒富趣味的傳說不斷地被人民口述和傳播，探查匾額經常面臨穿鑿附會的奇異傳說，需加以抽絲剝繭辨別虛實。

以往認為傳說不確定性、可靠性低的素材，後現代史學及人類學者曾提出反省和修正。凡涉及民間信仰的研究，必然會接觸到傳說資料，必須正視其研究的價值，¹⁴ 因為無論口頭傳說還是歷史文獻，都是「歷史記憶」的不同表述方式。¹⁵ 研究傳說有兩種取徑，一種是探討傳說在俗文學中的演變，一種則是傳說的歷史研究。後者可細分民俗學和歷史學，民俗學的研究比較偏重傳說的採擷和觀察其演變，以及演變中所表達變與不變的意義；歷史學的研究比較偏重傳說所透露的歷史現象，或由傳說尋找歷史的真實面貌。¹⁶ 採取口述傳說與文獻史料的交互運用，使當地人的共同記憶彌補典籍史書的不足，喚醒與反應歷史的真實、寺廟風水及村莊命運共同體等現象，體現地方社會的歷史記憶和集體意識等面向。¹⁷

本文採用臺灣傳世文物的外部研究方法，探索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

13 李建緯計畫主持，《雲林縣一般古物：「西螺福興宮好義從風匾、太平媽南投陶香爐」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雲林：雲林縣政府，2017年）。

14 謝貴文，〈民間信仰與地方社會：臺南地區媽祖傳說之分析〉，《臺南文獻》，第9期（2016年6月），頁32-33。

15 趙世瑜，〈傳說·歷史·歷史記憶——從20世紀的新史學到後現代史學〉，《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2003年3月），頁175。

16 黃阿有，《嘉義的地方傳說與考證》（新北：稻鄉，2011年），頁5-6。

17 參閱柯光任，〈文獻與傳說的交融運用——以溪湖福安宮建廟與蛇年建醮為例〉，《臺灣古文書學會會刊》，第23/24期（2019年4月），頁1-27。

匾額乙未抗日媽祖傳說為出發點，首先以歷史學方法還原明治 28 年日軍與抗日軍的西螺街戰役，嘗試梳理「莫不尊親」匾額傳說與史實之間的真實性情節。再者，重溯西螺街抗日領導人物廖景琛的生平事蹟，探討其抗日行為，為何在傳說裡隻字未提？甚至在族譜也含糊不清？試圖藉由傳說與歷史的對照和分析，導引出乙未之役和明治 35 年（1902）歸順式對抗日分子的騙殺，衍生張廖宗族到西螺地方社會對廖景琛與反抗人士的「結構性失憶」。

貳、乙未割臺與日軍進攻西螺街戰役

光緒 20 年（1894）清朝與日本爆發甲午戰爭，光緒 21 年（1895）清廷割讓臺灣，日本實現統治臺灣作為南進的據點。臺灣漢人以武裝勢力反抗殖民政權，¹⁸ 偕同駐臺清兵與日軍歷時 5 個月的臺灣攻防戰，¹⁹ 史稱「乙未割臺」、「乙未抗日」、「乙未戰爭」或「乙未之役」。²⁰

雲林縣武裝抗日史，自明治 28 年 9 月 1 日日軍進入他里霧（斗南鎮）至明治 35 年 9 月 17 日賴福來、張呂赤乘船西渡中國為止，前後共計 7 年 2 個月又 17 日。整體略分兩階段，第一：臺灣民主國時期，領導人物劉永福。

-
- 18 臺灣漢族抗日史，略分前期武力和後期非武力，前期有三部分，第一：1895 年 5 月至 11 月的臺灣民主國。第二：1895 年 12 月到 1902 年各地游擊武裝鬥爭。第三：1907 年至 1915 年反抗強行開發殖民地「基礎工程」。若林正文著；臺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臺北：播種者，2007 年），頁 6-7。
- 19 亦分三個時期，第一期：5 月 29 日到 6 月 7 日，日軍從澳底登陸到首都臺北陷落為止，抵抗勢力以臺灣民主國統治下的軍隊為主體，但毫無抵抗成果可言。第二期：6 月 19 日至 9 月 7 日，日軍從臺北大舉南進到彰化為止，抗日勢力以各村落、街鎮之士紳為首，由當地住民組成的小集團為之。第三期：10 月 3 日至 10 月 22 日大部隊進入臺南為止，抵抗勢力同第二期，臺灣民主國劉永福勉強包含在內。臺灣民主國的存續極為短暫，從唐景崧就任總統成立政府的 5 月 25 日起，至劉永福逃亡的 10 月 19 日止，計 4 個月 26 天，總日數為 148 天。黃昭堂著；廖為智譯，《臺灣民主國研究：臺灣獨立運動史的一斷章》（臺北：前衛，2006 年），頁 188、204-218。
- 20 相關的文獻回顧，參見吳密察，〈甲午戰爭、乙未之役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收入財團法人李登輝基金會輯，《甲午戰爭·馬關條約與臺灣變局研討會論文集》（新北：財團法人李登輝基金會，2015 年），頁 15-82。王嘉弘，《如此江山——乙未割臺文學與文獻》（臺南：臺灣文學館，2011 年）。

乙未抗日媽祖傳說與結構性失憶：以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為例

第二，鐵國山時期，²¹簡義與柯鐵佔據古坑大坪頂的武裝組織。²²

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傳說的背景，發生於明治 28 年 9 月到 10 月在雲林縣之臺灣民主國抗日期間。究竟產生媽祖救難西螺街民的示警傳說，關鍵的西螺街戰役兩軍如何攻防？首先仰賴文獻檔案掀開第一層謎紗。

一、近衛師團駐紮彰化停止南進

日本政府任命陸軍中將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近衛師團為軍隊主力，明治 28 年 5 月 29 日登陸澳底（新北市貢寮區）吹響征臺號角，謀劃由北而南掃蕩抗日軍。

8 月 28 日近衛師團占領彰化城，9 月 1 日派遣追擊部隊進入今雲林縣，9 日悉數離境後，全部中止南進行動，原因至少有三點，第一點：雲林縣境抗日軍聲勢很大，紛紛展開反攻。第二點：進駐彰化城的近衛師團苦於瘧疾和腳氣病，戰鬥力大為減弱。第三點：樺山總督變更南進計劃。²³

日軍奉令暫離雲林，使抗日軍認為非如攻陷彰化之堅強，也會有戰敗之日，因此挽回信心捲土重來，集結解散之部下重新布陣防禦。²⁴蕭三發、簡義、黃丑、林義成等人，屢屢暗渡謀襲日軍從北斗沿著東螺溪（舊濁水溪）駐紮至田中內灣山麓的部隊，奪大砲搶槍械、擒日兵斬首級迭傳捷報，同時海豐崙（彰化縣田尾鄉）陳慧番、南投的張圭，²⁵彰化田中前清秀才

21 仇德哉主修，《雲林縣志稿·卷八革命志》（臺北：成文，1983 年），頁 96。

22 雲林事件和鐵國山研究，參閱鄭天凱，〈政權交替下的地方社會——雲林事件（1896）的探討〉（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呂大成，〈日治初期雲林事件與地方武裝抗日之研究〉（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潘珏君，〈日治初期雲林武裝抗日活動與鐵國山組織之研究（1895-1902 年）——以簡義與柯鐵為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所碩士論文，2017 年）。

23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年），頁 231。

24 佚名，〈雲林沿革史〉，收入仇德哉主修，《雲林縣志稿·卷八革命志》，頁 323。原文參見佚名，《臺灣省雲林沿革史》（臺北：成文，1985 年），頁 49。

25 「南投張圭等亦暗行聚眾，欲由山後包抄。日軍防於水者，復防於山，兼以北斗近海豐崙，陳慧番亦有內應之意。」吳德功，〈讓臺記〉，收入陳怡宏編，《乙未之役中文史料》（臺南：臺灣歷史博物館，2016 年），頁 291。

陳紹年，²⁶徐驤至後山卑南募兵 700 人前往雲林助陣。²⁷

抗日軍有利的形勢只是表面、暫時的，長時間的戰鬥使人力、物力消耗很大。為突破困難，打開新局面，決定冒險攻城，企圖奪回彰化，扭轉不利的情勢。²⁸ 對照 9 月 22 日「近衛師團諸部隊之位置圖」，²⁹東螺溪沿岸重軍嚴防，員林、北斗、社頭、永靖、田中等重要街市部署兵力，若要突破層層關卡，兵臨彰化城難度甚高。抗日軍反攻彰化縣的謀略失利，³⁰回守西螺溪南岸之樹仔腳、西螺等據點，嚴陣戒備日軍強攻嘉義之計。

二、近衛師團三路進攻嘉義城之西螺街戰役

近衛師團居瘴癘之地，苦戰久時傷病相踵，大本營思及若僅以如此，終究無法達成預定目的，遂於 8 月 20 日新命陸軍中將高島鞞之助為臺灣副總督，擔任南進司命官。9 月 29 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統率近衛師團自彰化到嘉義鎮壓；10 月 10 日第四旅團於今嘉義布袋登陸，自西方側面進擊；10 月 11 日第二師團自今屏東枋寮登陸，北上從鳳山一帶進逼，執行三方齊攻臺南城的戰略。³¹

10 月 3 日至 5 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將近衛師團主力集合在永靖和北斗附近，趁著東螺溪溪水退降渡河，編組前衛隊、右側支隊、左側支隊、本隊往嘉義前進。³²從地理方位來說，兵分中、西、東三路：³³前衛隊(中路)

26 許佩賢譯，《攻臺戰紀：日清戰史·臺灣篇》(臺北：遠流，1995 年)，頁 252。

27 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海思慟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年)，頁 63-64。

28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頁 235。

29 許佩賢譯，《攻臺戰紀：日清戰史·臺灣篇》，戰鬥地圖集圖 16「近衛師團諸部隊之位置圖」。

30 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頁 64。

31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徐國章譯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篇：中譯本 I》(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 年)，頁 56-60。

32 許佩賢譯，《攻臺戰紀：日清戰史·臺灣篇》，頁 265-267。

33 洪棄生將日軍經雲林縣的路線，分為中、西、東路。洪棄生，〈瀛海偕亡記〉，收入陳怡宏編，《乙未之役中文史料》，頁 342。

乙未抗日媽祖傳說與結構性失憶：以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為例

10月5日強渡西螺溪揮軍樹仔腳、荊桐巷，他里霧、打貓（嘉義縣民雄鄉）及大莆林；右側支隊（西路）10月6日掃蕩西螺街續進土庫；左側支隊（東路）10月6日劍指斗六。10月9日三路集結欲攻嘉義城（詳細路線見附錄3）。

（一）前衛隊與抗日軍之樹仔腳戰役（10月5日）

日軍根據情報，西螺溪南岸到嘉義附近，即近衛師團前面的抗日軍約有6、7千名，主體是北部敗兵以及臺南北上的黑旗兵加上民兵，³⁴並獲得西螺街民企圖毒殺日軍的情資。³⁵抗日軍方面以蕭三發、王德標等統領，紮營在樹仔腳、西螺、林圯埔（南投縣竹山鎮）、斗六、他里霧、大莆林、土庫、北港、嘉義城等地，³⁶並探得消息，日軍趁天晴水淺渡河與之決戰。³⁷

34 抗日軍主力由劉永福親率在臺南、鳳山一帶，人數約有1萬至1萬2、3千人，加上西螺溪至嘉義有6、7千名，全數約有2萬人之譜。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蔡伯燿譯，《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上卷）中譯本（I）》（臺南：臺灣歷史博物館，2008年），頁209。

35 西螺七崁（欠）素以武術、外傷藥、毒藥聞名，清代西螺三姓械鬥廖五房使用響馬丹對付鍾姓可見一斑。日軍的紀錄正是留下張廖人士欲使用擅長的毒藥來阻止其進逼。許佩賢譯，《攻臺見聞：風俗畫報·臺灣征討圖繪》（臺北：遠流，1995年），頁323。陳怡宏編輯、導讀；百年翻譯社翻譯，《乙未之役外文史料編譯（二）》（臺南：臺灣歷史博物館、潘思源，2019年），頁297。陳怡宏編輯、導讀；百年翻譯社翻譯，《乙未之役外文史料編譯（三）》（臺南：臺灣歷史博物館、潘思源，2019年），頁361。響馬丹的描述，參見廖良元，《七欠港尾客庄開拓史跡暨武術傳奇》（雲林：雲林縣詔安七欠文化發展協會出版，2011年），頁81-85。廖丑，《西螺七崁與臺灣開拓史》（雲林：廖丑，1998年），頁555-556。崇遠堂宗祠沿革編輯委員會，《崇遠堂張廖宗祠沿革詳誌》（雲林：雲林縣元子公張廖姓宗親會，1965年），頁16、19。

36 大柴峰吉，〈臺灣民主國物語【三】〉，《臺灣遞信協會雜誌》，第65期（1925年4月），頁23。大柴峰吉，〈臺灣民主國物語【四】〉，《臺灣遞信協會雜誌》，第67期（1925年6月），頁3-4。

37 〈王德標致劉永福書信〉，收入陳怡宏編，《乙未之役中文史料》，頁135。



圖 1 能久親王濁水溪涉水遺跡，對岸樹叢即是樹仔腳（雲林縣饒平村）。
資料來源：臺灣教育會編，《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遺跡寫真帖》（臺北：臺灣教育會，1928 年），頁 16。

近衛師團面臨抵達嘉義的軍令日漸逼近，趁著東螺溪溪水下降，10 月 5 日近衛師團前衛隊率先經北斗、圳寮（溪州鄉圳寮村）至內潮洋（溪州鄉潮洋村），欲渡西螺溪攻擊樹仔腳打開門戶，上午 8 點探見西螺溪河畔構築 1,500 米寬大掩護碉堡，派出兵力偵察即遭射擊，³⁸戰鬥一觸即發，黑旗軍王德標在西螺溪中浮洲率軍出戰，簡義、張呂赤、廖景琛等人亦率部應戰，但日軍砲火兇猛，樹仔腳遭前衛隊攻破，抗日軍紛紛撤走斗六及西螺街，³⁹時值上午 11 點 20 分。雖然抗日軍約 4 千名人數佔優勢，但仍不敵日軍戰備精良、訓練有素的 1,470 人且無人傷亡，抗日軍據聞死傷 60 餘人，戰畢

38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蔡伯堦譯，《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上卷）中譯本（I）》，頁 217。

39 陳漢光，〈雲林抗戰史略初稿〉，《雲林文獻》，第 2 卷第 1 期（1953 年 3 月），頁 35。

乙未抗日媽祖傳說與結構性失憶：以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為例

約 1 千名退往西螺街。⁴⁰

(二) 右側支隊與抗日軍之西螺街戰役 (10 月 6 日)

清代臺灣縣級以下的村莊秩序，通常有賴民間組織維護社會安定，施行保甲本為防範、圍捕賊盜以維持治安而設；團練以保甲為基礎，各戶派團勇，施以軍事訓練，一面防守鄉土，他面補強兵防不周。⁴¹ 西螺地區鄉勇屢次在清中葉集結助兵平亂，道光 12 年 (1832) 張丙事件隨北路協副將葉長春前往嘉義、⁴² 咸豐 3 年 (1853) 林恭事件同西螺把總李朝祥遠征鳳山。⁴³

日軍攻臺危亂之際，唐景崧派丘逢甲招募和統領全臺義勇，⁴⁴ 西螺團勇再度被號召和動員，並在黑旗軍劉永福及王德標的規劃下，由民團首廖景琛和黃丑共同扼守西螺街，⁴⁵ 領導民勇約 1 千人。⁴⁶ 但是 9 月 28 日黃丑陣營的兵勇與西螺街民，因為米價日趨昂貴一時口角，導致該營不願聽令黃丑約束各自解散，9 月 29 日王德標親赴西螺臨時招募小營，飭派荊桐仕紳林本管帶點驗城軍填紮。⁴⁷ 抗日軍利用地物，堅實防禦日軍渡溪。⁴⁸ 但

40 許佩賢譯，《攻臺戰紀：日清戰史·臺灣篇》，頁 270-271、276-277。

41 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1979 年)，頁 237、243。

42 「爾西螺布嶼保鍾廖李林及各姓氏人聞風雲集……」陳三郎，〈清代張丙事件在雲林——以西螺福興宮「好義從風」匾分析之〉，頁 23。

43 「西螺把總李朝祥練壯勇八百人來會……」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頁 414。

44 楊護源、黃秀政，〈丘逢甲與 1895 年反割臺運動〉，《文史學報》，第 26 期 (1996 年 6 月)，頁 245-246。

45 「黃丑同廖三聘紮西螺」、「時武東堡內灣庄土人陳鳴鳳兄弟，引大日軍由西螺進兵，黃丑及廖三聘二營拒之，旋敗走，街市被日軍焚之。」吳德功，〈讓臺記〉，頁 290、291-292。「西路有民團廖三聘，扼西螺溪一戰。」洪棄生，〈瀛海偕亡記〉，頁 342。

46 許佩賢譯，《攻臺戰紀：日清戰史·臺灣篇》，頁 276。

47 〈王德標致劉永福書信〉，收入陳怡宏編，《乙未之役中文史料》，頁 135。

林本是雲林荊桐地方菁英，經營舊式糖廍和開發土地致富，荊桐老一輩居民記憶猶新乙未之役林本帶領家丁、佃農數 10 人，攜土槍和刀械至溪岸抗日，見林保寶，《荊桐最後的望族：我這樣探尋家族故事》(臺北：玉山社，1998 年)，頁 151。

近衛師團本隊於 10 月 7 日紮營荊桐，有謂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夜宿荊桐媽祖廟或林本家宅。日治時期林本十分活躍，擔任荊桐巷區長、荊桐庄協議會員、西螺信用組合長等職。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人物誌 (日治時期) 上中下合集 (1895-1945)，<http://tbmc.ncl.edu.tw:8080/whos2app/start.htm> (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5 日)。

48 根據近衛師團第一野戰醫院內步兵一等軍曹伊藤政治，參與西螺街之役渡溪時，於溪旁捕獲抗日軍的自白。陳怡宏編輯、導讀；百年翻譯社翻譯，《乙未之役外文史料編譯 (二)》，頁 502。

是街民一聽到日軍即將攻掠，3 天前與來自嘉義屯駐的抗日軍一起扶老攜幼的逃走。⁴⁹

近衛師團的右側支隊由坂井重季大佐擔任司令官，帶領步兵一大隊、騎兵一小隊、砲兵一小隊、工兵半小隊進軍西螺街。10 月 5 日先派遣步兵一小隊前往西螺街偵察，得知該地約有 1 千名抗日軍，並接獲當日樹仔腳戰役後，又有 1 千名撤往西螺街，因此師團前衛隊加派步兵二中隊和砲兵一小隊，支援 10 月 6 日右側支隊攻佔西螺街的軍事行動。⁵⁰

10 月 6 日早上 6 點右側支隊從北斗街整隊出發，經過圳寮轉向西南方抵達外潮洋（溪州鄉三條村），上述路線可能經由武東堡內灣庄（彰化縣田中鎮）陳鳴鳳兄弟引導進兵。⁵¹ 9 點 20 分軍隊開始涉西螺溪，遭受抗日軍射擊。10 點 10 分成功越溪，街外抗日軍潰散。10 點 25 分日軍攻入西螺街。10 點 35 分放火燒毀街內民宅和兵營，⁵² 延燒整條市街。10 點 45 分趁勝追擊至埔心（西螺鎮安定里等）、下湳（西螺鎮下湳里）等地。估計當日西螺街抗日兵力僅 200 至 300 人，戰死屍體約有 50 具。⁵³ 此役日軍無人受傷或死亡。⁵⁴ 右側支隊當晚在新社（西螺鎮新安里、新豐里）附近宿營。⁵⁵

49 闕正宗編譯，《甲午戰爭·臺灣篇：〈日清戰爭實記〉編譯附劉永福抗日〈草莽奇人傳〉》，第 5 冊（臺北：博揚文化，2014 年），頁 343。

50 許佩賢譯，《攻臺戰紀：日清戰史·臺灣篇》，頁 276-277。

51 吳德功，〈讓臺記〉，頁 291。本節關注於抗日事蹟，也注意到臺灣另一派迎軍輸誠的現象，協力者如鹿港辜顯榮、宜蘭李望洋、臺中吳鸞旂等人。楊永彬指出兵丁之亂是造成大部分紳商們迎軍的因素。楊永彬，〈臺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1895 年~1905 年〉（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年），頁 17。眾多協力者參見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 年）。

52 戰後多數文章談述火燒西螺街，直言抵禦甚強，屢攻不入遂採火攻，然而火焚街莊是乙未之役日軍常用的策略，遏止抗日軍原地復舊據點或資源。

53 「自明治 28 年 9 月 22 日至同年 10 月 22 日臺灣島南部に於ける近衛師團戰鬪詳報」（1895 年 9 月 22 日至 1895 年 10 月 22 日），《明治 28 年 9 月 16 日至同年 11 月 29 日「臺灣嶋に於ける諸団隊戰鬪詳報 其 3 大本營陸軍參謀部」》，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檔號：C06062148200。

54 近衛師團軍醫部，《近衛師團軍醫部征臺衛生彙報》（東京：出版者不詳，1896 年），頁 462。

55 許佩賢譯，《攻臺戰紀：日清戰史·臺灣篇》，頁 277。

乙未抗日媽祖傳說與結構性失憶：以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為例

日軍在街外遭遇抗日軍到佔領西螺街僅約半小時，民團首廖景琛及其民勇，因為無法抵抗日兵而四散逃走。西螺街之役詳細戰鬥情形如下表。

表 1 明治 28 年 10 月 6 日近衛師團右側支隊進攻西螺街流程表

時間	流程
06：00	從北斗街出發，經圳寮、外潮洋，往西螺街前進。
09：20	前衛司令官回報：目前抵達西螺街東北河川的渡河處，即將越過河流。可由此觀察西螺那頭當地居民的動向。
09：30	前兵（高尾小隊）抵達第三河右岸，前衛本隊越過第二川時，位於西螺北端的鐘或大鼓響起，開始向我方射擊，前衛本隊展開應戰，川崎小隊人數漸增，往我方射擊的聲勢越來越大。 工兵隊長（森田少尉）等人便前去偵察渡河處，前往渡河處的路徑泥濘不已，難以前進。
09：45	前衛開始渡河，本隊派來第三中隊（隊長西川虎次郎大尉）接受前衛司令官指揮。
09：50	砲兵隊長（木村戒自少尉）於河岸佈置砲列，發射 2 顆砲彈，後因顧慮我軍步兵安危作罷。
10：00	第四中隊（隊長山本三郎大尉）於市街東外側遭遇敵方。
10：10	由於我方射擊威力強大，敵方幾乎全數遭到殲滅。於是敵方自西方約 3,000 至 4,000 公尺處，往西南方敗逃。
10：10	前衛司令官報告如下：敵方防禦能力薄弱。前衛已成功渡河，現在開始攻擊。
10：25	貴志、高尾、川越（特務曹長）帶領的小隊一起進入市街。
10：30	前衛本隊在市街門外約 300 公尺處，突然聽到右側再度傳來槍響，前進隊不久後回報戰況，表示已擊退躲在西螺村落北端竹叢內的敵方，並將敵方逼到市街門一帶，但敵方堅持閉門不開，只好由工兵破壞大門入內。此時，有人由街內民宅的槍眼射擊我方，第三中隊的三分隊攻入屋內。

時間	流程
10：35	放火燒毀槍眼之民宅，接著在市街門內側的兵營點火，2 場火災就此蔓延開來。 於是下令由第三中隊駐守三門（西、南、北門），第二中隊則是固守西螺南端，並負責監視前方。
10：45	派遣斥候前往茄苳仔方向，貴志小隊與高尾小隊於西端合流，隨後往西邊追擊至埔心庄，在此遇上 30 多名敗逃兵士，將之擊斃。
10：50	本隊於西螺西端紮營。
11：00	第四中隊追擊敗逃兵士，並在往七缺方向約 1,500 公尺處紮營。 ⁵⁶
11：10	師團前衛隊的志賀少佐率領步兵二中隊與砲兵一小隊前來西螺街支援。由於敵兵已節節敗退，不需要兵力支援，於是返回荊桐巷。我軍無人傷亡。敵方兵力約 200、300 人，屍體約有 50 具（應為土匪），推測有多人受傷（撤退路徑血跡斑斑）。

資料來源：「自明治 28 年 9 月 22 日至同年 10 月 22 日臺灣島南部に於ける近衛師團戰闘詳報」（1895 年 9 月 22 日至 1895 年 10 月 22 日），《明治 28 年 9 月 16 日至同年 11 月 29 日「臺灣嶋に於ける諸団隊戰闘詳報 其 3 大本營陸軍參謀部」》，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檔號：C06062148200。許佩賢譯，《攻臺戰紀：日清戰史·臺灣篇》，頁 276-277。

56 七缺（七欽；參見附錄 3 地圖）應與位在西螺鎮、二崙鄉，崙背鄉（港尾）、土庫鎮（新庄仔）之一部分，以張廖氏為主的地域聯防組織「七嵌」（七欠）有密切相關。

乙未抗日媽祖傳說與結構性失憶：以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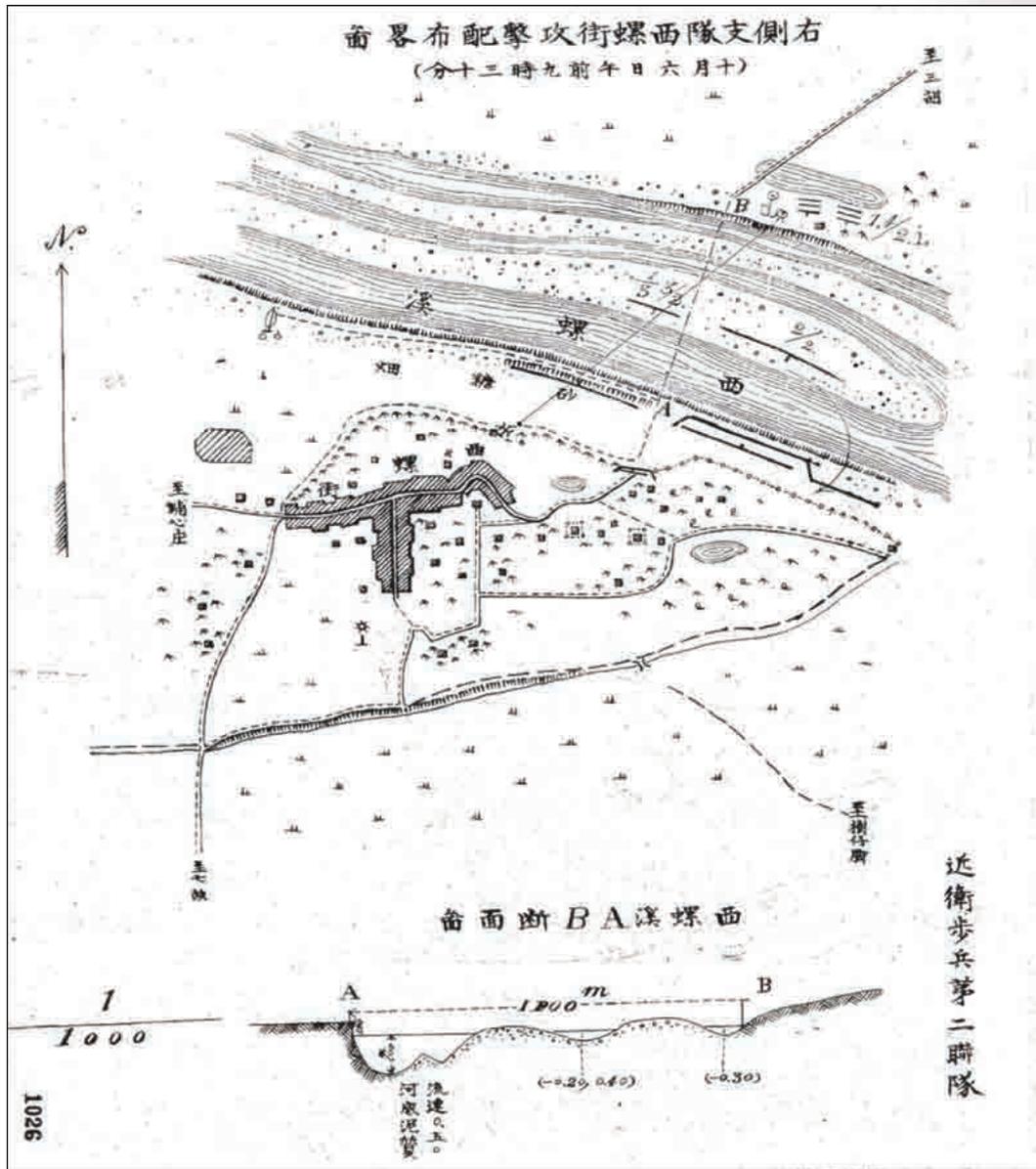


圖 2 近衛師團右側支隊進攻西螺街圖

資料來源：「自明治 28 年 9 月 22 日至同年 10 月 22 日臺灣島南部に於ける近衛師團
 戦闘詳報」(1895 年 9 月 22 日至 1895 年 10 月 22 日)，《明治 28 年 9 月
 16 日至同年 11 月 29 日「臺灣嶋に於ける諸団隊戦闘詳報 其 3 大本營
 陸軍參謀部」》，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檔號：
 C06062148200。

叁、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乙未抗日媽祖傳說

「莫不尊親」一詞，出自《中庸》第 31 章：「唯天下至聖……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用來闡揚至聖之人內外行為，凡有血氣心知之人，沒有不尊敬他、親愛他的，所以說聖人之德可以與天相配。⁵⁷ 另在《孟子·萬章章句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被運用來解釋孝道。⁵⁸

乾隆 40 年（1775）北港朝天宮「重修諸羅縣笨港天后宮碑記」書寫：「維天后聖母，海內外舟車所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⁵⁹ 中國人、臺灣人所崇祀的神明，其成神之道就在成人之道，是一種俗世道德的自我完成，也就是成為「完全、完美的人」。⁶⁰ 因此「莫不尊親」常被採擷教化民眾應效法成人者（聖人）或尊崇歌頌成神者（神祇）。

一、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歷史背景與文物描述

臺灣立匾於 1945 年以前的「莫不尊親」匾額，年代橫跨清中期到日治晚期。地點集中在中南部的雲林、嘉義、臺南之間。主祀神以天上聖母為多數，另有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附錄 2）。

全臺「莫不尊親」匾額之匾式（匾音），出自清代臺南名書法家林朝英之手稿，計有嘉義水上璿宿上天宮、嘉義朴子配天宮（原匾燒毀）。嘉義朴子大槲榔涂姓開基祖廟之匾，亦仿照林朝英字體。臺南、屏東、嘉義

57 賈馥茗等詮譯，《中庸釋詮》（臺北：五南，1999 年），頁 66-67。

58 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臺北：五南，1992 年），頁 296-297。

59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灣南部碑文集成》，上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年），頁 96。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6 年），頁 3。

60 李豐楙，〈從成人之道到成神之道——一個臺灣民間信仰的結構性思考〉，《東方宗教研究》，第 4 期（1994 年 4 月），頁 197。

乙未抗日媽祖傳說與結構性失憶：以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為例

為林朝英家族與事業活動地區，因此當地寺廟能有其匾，均為嘉惠錦里或捐輸地方事務成為鄉望之依據，並有社會教育與教化民間之警示規勸意義。⁶¹



圖 3 西螺福興宮廟貌
資料來源：筆者攝，2016年1月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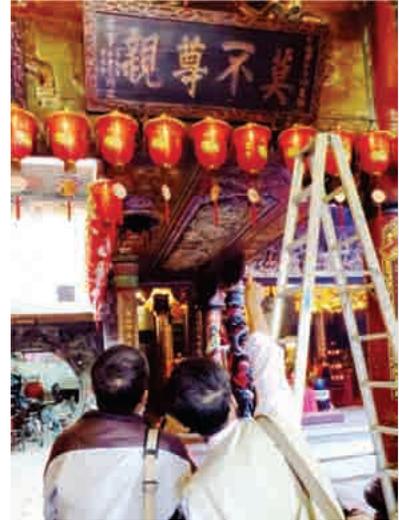


圖 4 雲林縣政府文化資產
審議委員現場勘查
「莫不尊親」匾額
資料來源：筆者攝，2015年11月
26日

臺灣現存最早「莫不尊親」匾額，為乾隆 35 年（1770）掛立於西螺福興宮（圖 4、附錄 4）。雲林西螺一地原屬平埔族西螺社社域，清代閩粵漢人漸次移墾農耕、村莊紛立，又位處臺灣中部河陸交通要衝，商貿逐步興盛，街市繁榮熱絡，迄今是西螺大橋、西螺老街和果菜市場聞名全臺的雲林小鎮。福興宮便是位於著名的西螺老街，主祀天上聖母，信徒慣稱主神「西螺太平媽」，歷史源自康熙 56 年（1717）僧人明海迎奉而來，雍正至乾隆初年西螺街鋪民共建福興宮，乾隆 35 年與觀音亭合併，遷建於大街

61 謝忠恆，〈乾嘉之際臺灣林朝英之文人畫與世俗化進程研究〉（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博士論文，2015 年），頁 306、334。

今址。⁶²「莫不尊親」匾額即當年遷廟時，由首事廖尚德、林倉光、鍾氏和聯名懸立。匾額高 76.8 公分、寬 201.6 公分、厚 4 公分，橫長方形木匾，以多塊木板拼接製成，邊框為紅底纏枝捲草紋，匾面為黑底陽刻楷書金字。此匾保留著清代製作工藝，中行「莫不尊親」為片狀陽文，係另製作後接合於額面上，並以金屬釘固定在匾額板面上，並可見清代釘頭較大。上、下款原為墨書，字體是後來製作釘黏上去。⁶³匾詞屬於「弘揚教義」類，和廟內另一匾額「寰海尊親」，皆含教化之意。⁶⁴2016 年 4 月 12 日雲林縣政府依其文化資產價值登錄為「一般古物」。⁶⁵原初懸掛於三川殿虎側，2019 年 3 月 12 日「莫不尊親」匾、「好義從風」匾與翹首供桌 3 件古物，一同移往臺南藝術大學進行修護。2020 年 7 月移回福興宮，暫放文物館籌備處。

二、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傳說內容

傳說是指描述某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解釋某種風物或習俗的口述傳奇作品。⁶⁶靈驗事跡的宗教傳說附持信仰，透過在地傳說靈力，來互證信仰的誠信，它飽含了神、人（宣教者、信眾、靈媒）、地區（歷史、地景、聚落）之間的宗教關係。⁶⁷清代雲林地區以媽祖崇拜最為普遍，⁶⁸盛行於雲林縣的媽祖傳說可分成六房媽、北港朝天宮、媽祖接炸彈以及其他

62 楊朝傑，〈「螺陽迎太平」：清代西螺街福興宮媽祖信仰的發展與傳播〉，收入黃衍明主任編輯，《2015 詔安客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斗六：雲林科技大學客家研究中心，2015 年），頁 135。李建緯計畫主持，《雲林縣一般古物：「西螺福興宮好義從風匾、太平媽南投陶香爐」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頁 27。

63 邊框為清晚期至日治時期的風格，可能在當時有重修。李建緯計畫主持，《雲林縣一般古物：「西螺福興宮好義從風匾、太平媽南投陶香爐」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頁 155。

64 林明德主持，《臺澎金馬地區匾聯調查研究》，頁 11。

65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國家文化資產網，〈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view/antiquity/20160412000002>（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5 日）。

66 程蕃，《中國民間傳說》（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年），頁 7。

67 簡齊儒，《民間風景：臺灣傳說故事的地方敘述》（臺北：里仁，2014 年），頁 125。

68 蔡淵黎，〈清代雲林地區民間宗教之發展（1683-1895）〉，收入顏尚文、李若文主編，《南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2000 年），頁 680。

乙未抗日媽祖傳說與結構性失憶：以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為例

類型。⁶⁹ 西螺街三大廟宇，各有馳名的靈驗神蹟傳布，比方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廣福宮神明接炸彈、廣興宮三山國王娘的由來。⁷⁰

康熙 56 年福興宮肇建以來，圍繞著西螺地方社會和人民聯結各種宗教文物，產生眾多膾炙人口的媽祖傳說，歷朝的傳說建構長達三百餘年的時間縱軸，譬如鎮煞瘟疫、番仔庄頭香和八大社貳香、兩百餘年的胡老爺、拯救商船敬獻龍柱、楊賢庄拾木刻太平媽等等，⁷¹ 其中流傳最廣、為人津津樂道的「莫不尊親」匾額乙未抗日媽祖傳說如下（附錄 5）：

本宮媽祖靈驗異常，據記載於甲午戰爭後，臺灣割讓給日本。西螺地區抗日義民勇士揭竿而起，不畏強權奮勇抗敵。日軍採迂迴戰術，派間諜分三路刺探情報，遭西螺義軍捕獲，並將首領首級取下，懸掛在福興宮廟門前。當時「莫不尊親」之匾額突然墜地。義軍警覺畏懼，立即改將二顆人頭、二面義旗，懸掛於三山國王廟前（為今日西螺分局）。

當乾隆年間所立之「莫不尊親」古匾掉落時，其中「親」字墜地成三塊，分別為「立」、「木」、「見」三字。在場一位白髮老人指出：「木能生火，亦能剋土，此為五行相剋之理。再者『木』即由『十』、『八』組成，故『立』、『木』、『見』三字意指八月十八日西螺將有大火，恐將淪陷。」日軍進入西螺後，見懸掛之首級，憤怒極致，乃放大火燒街攻陷西螺。此日正為八月十八日，因居民聽從告誡及早撤退，免於一場兵災。⁷²

69 劉芳宜，〈雲林縣地方傳說研究〉（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頁 109-120。

70 劉芳宜，〈西螺鎮地方傳說與特色〉，《雲林文獻》，第 48 期（2006 年 12 月），頁 55-57。

71 各項傳說詳閱楊朝傑，〈西螺溪下游地區之宗教活動與人群關係——以西螺街媽祖信仰為中心〉（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2 年）。

72 參見西螺福興宮歷年農民曆和簡介摺頁，目前所見最早 2005 年農民曆已收錄。西螺福興宮、李松珀，〈2005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歲次乙酉年農民曆〉（雲林：西螺福興宮；南投：三七堂，2005 年），不著頁碼。

「莫不尊親」匾額傳說的片面內容，1953 年魏等如撰寫〈西螺鄉土志〉在市街之變遷略記：「撇見日人軍官首級二顆，義旗二面，懸掛於三山國王廟，乃縱兵焚毀。民居店鋪十九化為焦土……全街房屋，僅剩十三棟而已。」⁷³ 1972 年廖遠足書寫《西螺七劍真傳淺說》：「某次夜襲中擊斃日軍憲兵二人，割取頭顱，懸掛於西螺王爺宮廟示眾。」⁷⁴ 1992 年廖丑編撰《雲林縣廖氏大族譜》略有述及。⁷⁵ 較詳細的篇幅首見 1996 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舉辦西螺耆老座談時，魏等如次男魏嘉亨於會中談論而記錄。⁷⁶ 2000 年出版的《西螺鎮志》採集內容，似以魏嘉亨為藍本加以補述，完整謄錄在書籍上。⁷⁷ 2012 年楊朝傑訪問西螺人劉德義（1933 年生）侃侃而談媽祖顯靈事件。⁷⁸ 此段傳說文本和口述皆能輕易採集，證實流傳之廣泛。

三、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傳說真實性情節

在一個具體傳說中，這幾種因素常常是同時存在的：人物是歷史上實有的，背景有史實依據的，事物特性是客觀存在的，而傳說的有關遺跡甚至還有跡可循。⁷⁹ 「莫不尊親」匾額的傳說，除了該匾實際存世，某些情節甚至具有真實性，第一，「派間諜分三路刺探情報」：王德標書信記載 9

73 魏等如，〈西螺鎮鄉土志〉，收入魏等如，〈輔材詩文集〉（雲林：西螺輔材文庫，2004 年），頁 102-103。

74 廣興頭嵌文化武術振興後援會輯，〈西螺七劍真傳淺說〉（未出版，1972 年）。包青天輯，〈西螺七劍真傳淺說〉，《大學雜誌》，第 58 期（1972 年 10 月），頁 67。

李佳穎曾指出《西螺七劍真傳淺說》撰寫者是西螺廣興的廖遠足。李佳穎，〈西螺地區「張廖」宗族特色與在地歷史發展〉（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頁 4。

75 廖丑，《雲林縣廖氏大族譜》（雲林：雲林縣元子公張廖姓宗親會，1992 年），頁 92。

76 魏嘉亨提到殺死 2 名日兵的日期為農曆 8 月 16 日清晨，日軍由荊桐巷過樹仔腳至西螺，由於抗日軍抵抗激烈而殺之。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雲林縣鄉土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年），頁 115。

77 魏嘉亨為該鎮志編纂委員。程大學總主編，《西螺鎮志》（雲林：西螺鎮公所，2000 年），頁 9-1、9-3。

78 劉德義並補充：「當時王爺宮前殿牆壁崩落，似乎王爺公在警示有災難，於是日本南進軍進入西螺街後，見懸掛之首級，憤怒至極，乃放火燒街焚肆。王爺宮被火焚燬，其中有一尊王爺公神像由大殿滾落至天井，不致被焚。」楊朝傑，〈西螺溪下游地區之宗教活動與人群關係——以西螺街媽祖信仰為中心〉，頁 88。西螺人慣稱主祀神三山國王的廣興宮為王爺宮（ōng-iá-king）。

79 程蕃，《中國民間傳說》，頁 158-159。

乙未抗日媽祖傳說與結構性失憶：以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為例

月 28 日前後，發現 20 餘名日兵到荊桐巷探路、⁸⁰ 40 餘名渡溪由饒平厝到樹仔腳蒐集情報，⁸¹ 10 月 5 日右側支隊偵察兵遭到射擊。⁸² 說明日軍 10 月 6 日越河之前，頻繁跨岸偵蒐地形與軍情，理當被視為間諜探查情資。第二，日兵之「二顆人頭」：明治 29 年（1896）1 月《臺南府城教會報》刊載當時在西螺小茄苳教堂的劉茂坤傳道師報導：

日軍很早就來攻西螺街，約一小時後進入街內，開始放火燒店鋪，通街差不多燒毀，剩下來沒有幾間，民約七、八十人也被打死，從彰化到嘉義約十鋪路間，沒有一庄受害如此慘重。或者就是因為有二名日本兵在西螺被打死之緣故？⁸³

事發 3 個月後寫下的敘述極具可信度。第三，「將首領首級取下，懸掛在福興宮廟門前」：戴潮春事件引發西螺三姓械鬥的主角廖雀和李龍溪，據載各將對方兒子斬殺，頭顱綁在廟宇旁榕樹，⁸⁴ 已有將敵方首級懸吊在宗教地點展示的作法。抗日之初在臺清國官吏貼出告示，殺斃日兵或軍官驗明頭顱給予重賞。⁸⁵ 福興宮為清代西螺地區首要廟宇，⁸⁶ 抗日軍選擇深具公共空間色彩的宗教場所懸示人頭，具有鼓舞軍勢和宣誓決心的功效。⁸⁷ 第

80 〈致王德標書信〉，收入陳怡宏編，《乙未之役中文史料》，頁 133。

81 〈王德標致劉永福書信〉，收入陳怡宏編，《乙未之役中文史料》，頁 135。

82 闕正宗編譯，《甲午戰爭·臺灣篇：〈日清戰爭實記〉編譯附劉永福抗日〈草莽奇人傳〉》，第 5 冊，頁 343。許佩賢譯，《攻臺戰紀：日清戰史·臺灣篇》，頁 276。

83 臺灣教會公報社編，《臺灣教會公報全覽（3）1896-1901》（臺南：教會公報，2004 年），1896 年 1 月第 4 頁。賴永祥，〈日軍釋放了劉茂坤〉，收入臺灣教會公報社編，《臺灣教會公報全覽（60）1997（下）》（臺南：教會公報，2004 年），1997 年 7 月 27 日第 13 頁。

84 崇遠堂宗祠沿革編輯委員會，《崇遠堂張廖宗祠沿革詳誌》，頁 14-15。

85 「殺日本將官頭一顆者，賞銀二百兩；殺日本著名將官頭一顆者，於賞銀二百兩外，另加重犒；殺日本兵丁頭一顆者，賞銀一百兩。」〈彰化中路營務處賞懸擊殺日本船隻官兵諭告〉、〈全臺營務處為移知事〉，收入陳怡宏編，《乙未之役中文史料》，頁 65、128。

86 楊朝傑，〈清代西螺商業街肆發展與媽祖信仰網絡關係〉，《嘉義研究》，第 10 期（2014 年 9 月），頁 65。

87 比方光緒 10 年（1884）清法戰爭法國軍官封丹上尉（Capitaine Fontaine）及戰死者均被斬首，懸於淡水福佑宮示眾。許文堂，〈清法戰爭中淡水、基隆之役的文學、史實與集體記憶〉，《臺灣史研究》，第 13 卷第 1 期（2006 年 6 月），頁 9。

四，「8 月 18 日西螺將有大火」：史實記述日軍 10 月 6 日進攻和焚毀西螺街，日本明治維新後改採格理曆（Gregorian），即現行通用的公曆或俗稱陽曆，轉換農曆正是 8 月 18 日。⁸⁸ 其日期搭配「木」由十和八的字形組合，巧妙使火紋焚街的歷史悲劇，烙印和潛藏在傳說的情節當中。

上述耆老口述或文獻記載的「莫不尊親」匾額媽祖救難傳說，奉獻生命守衛西螺街的抗日人士，僅剩「義軍」概稱全體的無名空殼。究竟什麼原因，使抗日領袖廖景琛和許多浴血奮戰的弟兄，「消失」在傳說中的西螺街戰役？勢必將歷史和傳說相互映照，或許能浮現最底層的謎底。

肆、宗族與社會的結構性失憶——廖景琛及其抗日人士

資源分享與競爭的背景環境發生基本變化時，社會群體也常重新選擇、創造或詮釋歷史記憶，來改變可分享資源的社會群體範圍（認同變遷）；對於原有的社會記憶來說，這便是一種「結構性失憶」（Genealogical Amnesia）。⁸⁹ 王明珂以羌族及臺灣認同來說明華夏邊緣，是藉著重新選擇、創造與詮釋歷史記憶，包含以結構性失憶來運作。⁹⁰ 如果將「莫不尊親」匾額的傳說視為一種「文本」（Text），通過文本深入分析一個社會記憶與表徵，揭露深藏的社會本相和對應的社會情境。⁹¹

一、抗日、招撫再騙殺——廖景琛史事轉折

（一）西螺街領導人物廖輝煌與廖景琛

88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兩千年中西曆轉換，<http://sinocal.sinica.edu.tw/>（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5 日）。

89 英國人類學家古立佛（P. H. Gulliver）研究非洲 Jie 族的親屬結構時，觀察到他們家族的發展（融合或分裂），多由特別記得一些祖先及忘記另一些祖先達成，他稱此為「結構性失憶」。後來許多民族誌顯示，以忘記或虛構祖先以重新整合族群範圍，在人類社會中是相當普遍的現象。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1997 年），頁 45、3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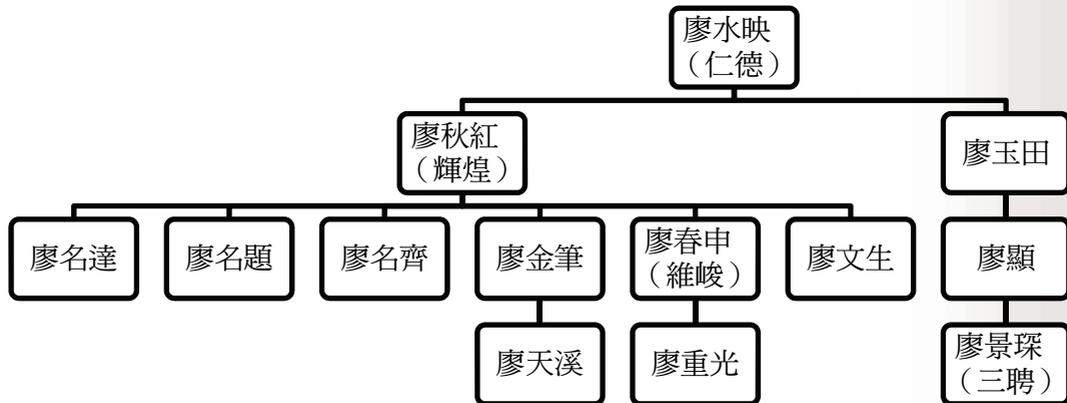
90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頁 325-405。

91 詳閱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臺北：允晨文化，2015 年）。

乙未抗日媽祖傳說與結構性失憶：以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為例

清代臺灣領導階層，除了擁有功名的士紳，尚包括富豪、鄉庄組織總理和董事等任職人員、族長或族正、義首等等，⁹² 這些人或稱作地方菁英。⁹³ 西螺、二崙等地，清代以張廖族人為主體組成的西螺七嵌（欠），同時具備輪流祭祖、輪流舉辦七欠媽大拜拜以及聚落聯防功能。⁹⁴ 如此龐大且多重作用的社會組織運作時，具有領導能力的家族人物也隨之產生。

表 2 張廖氏第 16 世渡臺祖廖水映（仁德）世系表



說明：第 19 世僅列與本文相關的人物。

資料來源：廖氏大族譜編輯委員會編，《廖氏大族譜》（雲林：廖氏大族譜編輯委員會，1966 年），頁系 129。廖丑，《臺灣省廖氏大族譜》（雲林：廖丑，1999 年），頁 377。崇遠堂宗祠沿革編輯委員會，《崇遠堂張廖宗祠沿革詳誌》，頁 22。

西螺廖姓甚多，然而清代最其盛名者，莫過於廖秋紅（輝煌）一族。⁹⁵ 五品職員廖輝煌即為七嵌（欠）廖姓領導人物之一。廖輝煌為第 6 世廖日享派下，約於道光 11 年（1831）18 歲時從福建詔安縣來臺，初以農耕為生，日後經商得法，乃迎父親廖水映（仁德）、母親陳氏和胞弟廖玉田來臺（世

92 蔡淵毅，〈清代臺灣社會領導階層的組成〉，《史聯雜誌》，第 2 期（1983 年 1 月），頁 30。

93 陳世榮將地方菁英分為三大類型：地方仕紳、官方在地方上鄉治代理人、地方頭人。陳世榮，〈清代北桃園的地方菁英及「公共空間」〉，《政大歷史學報》，第 18 期（2001 年 6 月），頁 208。

94 李雪濤，〈西螺七欠發展之研究〉（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8 年），頁 122。

95 黃文榮，〈淺談清代雲林的士紳家族〉，《臺灣源流》，第 30 期（2005 年 3 月），頁 78。

系見表 2)。⁹⁶

道光 26 年 (1846) 廖輝煌等 8 人捐置田產建立張廖宗祠繼述堂 (崇遠堂前身)，同治年間廖輝煌主導後期福興宮 (太平媽) 重建工程，⁹⁷ 並承接廣福宮 (老大媽) 的修建首事，⁹⁸ 對西螺街公共事務參與度相當高。光緒 13 年 (1887) 廖輝煌逝世，後人感嘆「重整七嵌之望，墜入五里霧中。」⁹⁹ 明示廖輝煌在西螺七嵌 (欠) 的家族聲望。廖輝煌的店號「玉山」，後代以「玉山」或「玉山號」自稱房系。¹⁰⁰「玉山號」家族是清代、日治時期在大西螺地區 (西螺、二崙、崙背) 最有影響力的家族。¹⁰¹

廖輝煌胞弟廖玉田之孫廖景琛，初號景璜，因為廖秋紅的官章輝煌，無論是紅或煌，均與璜同音，乃改名景琛，乳名三聘。¹⁰² 光緒 17 年 (1891) 張廖宗祠因颱風倒塌，廖景琛將元子公祖龕迎請回家奉祀，並執掌一切權益，曾倡議重建新公宅遭反對暫擱，¹⁰³ 可知清末廖景琛已經承接廖輝煌的身分成為張廖宗族的族長。道光年間張廖宗祠繼述堂成立後，宗祠的領導人往往就是西螺街的地方領袖，¹⁰⁴ 因此乙未抗日戰役廖景琛擔當民團首，

96 《廖氏家傳》記載廖輝煌生於乾隆癸酉年 (乾隆 18 年；1753 年)，應係嘉慶癸酉年 (嘉慶 18 年；1813 年) 之誤。18 歲渡海來臺，回推道光 11 年 (1831) 左右到臺灣。廖遇合，《廖氏家傳》(未出版，1948 年)，頁 1、6。

或有一說道光初年廖水映與廖輝煌父子相攜到臺灣。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267。

97 「接辦正首事職員廖輝煌」〈福興宮重脩碑記〉，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頁 34。

98 「主事……廖輝煌」〈廣福宮重興牌記〉，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頁 40。

99 崇遠堂宗祠沿革編輯委員會，《崇遠堂張廖宗祠沿革詳誌》，頁 22。

100 「光緒拾陸年拾月西螺街玉山號廖文謀等立杜賣盡根田契字」(1890 年 10 月)，魏嘉亨藏、楊朝傑提供。

101 廖婉粧，〈張廖族人的移入大西螺地區與社群組織之發展(1683-1895)〉(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頁 81。廖輝煌家族史蹟，另可參閱廖遇合，《廖氏家傳》。程大學總主編，《西螺鎮志》，頁 3-87、3-88、3-89。

102 崇遠堂宗祠沿革編輯委員會，《崇遠堂張廖宗祠沿革詳誌》，頁 22。廖丑，《雲林縣廖氏大族譜》，頁 377。

103 崇遠堂宗祠沿革編輯委員會，《崇遠堂張廖宗祠沿革詳誌》，頁 22。

104 楊朝傑，〈西螺溪下游地區之宗教活動與人群關係——以西螺街媽祖信仰為中心〉，頁 106。

乙未抗日媽祖傳說與結構性失憶：以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為例

指揮有志之士防守西螺街的舉動，正如同當年廖輝煌在宗族、社會的地方菁英角色。

（二）招撫再騙殺——明治 35 年歸順式廖景琛之死

明治 31 年（1898）2 月兒玉源太郎擔任總督以及後藤新平 3 月任職民政局長（後改民政長官），面對北、中、南部層出不窮的抗日事件，過去以軍隊為中心的討伐至上，變成以警察為主的招降與討伐軟硬兼施。¹⁰⁵接連推動一連串的政策變革，譬如廢除三段警備制，重施「土匪招降策」和頒布「匪徒刑罰令」，¹⁰⁶改良清代保甲制度和組織壯丁團作為警察輔助機關等措施，¹⁰⁷企望拔除芒刺在背的「土匪」團體。

另一方面，總督府對社會領導階層在清代社會的角色和功能亦有相當體認，因此對之採籠絡的綏靖政策，逐漸將之納入殖民基層行政和治安體制中，使之擔任參事、區街庄長、保甲局長、保正、壯丁團團長、甲長等職務。¹⁰⁸

在此施政背景之下，曾在乙未年防禦西螺街戰敗藏匿各處，日本始政出來經商的廖景琛，¹⁰⁹雖然官方礙於曾經抗日，但著眼於廖景琛身為西螺地方領導人士，不僅期望將他納入基層行政體系，充作官民的溝通管道，號召和組織地方保甲和壯丁團，乃至招降鐵國山等組織能有所著力。因此明治 31 年起廖景琛擔任西螺堡、海豐堡之第二區庄長。明治 32 年（1899）

105 許世楷著；李明峻、賴郁君譯，《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臺北：玉山社，2005 年），頁 155。

106 匪徒刑罰令的研究，參閱劉彥君，〈強盜或抗日？—以日治法院判決中的「匪徒」為核心—〉（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107 詳閱洪秋芬，〈日據初期臺灣的保甲制度（1895-190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1 期（1992 年 6 月），頁 437-471。

108 吳文星，〈日據初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肆應與變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 15 期（1986 年 6 月），頁 340。

109 佚名，〈雲林沿革史〉，頁 368。原文參見佚名，《臺灣省雲林沿革史》，頁 243。

10 月廖景琛等人斡旋西螺各堡之保甲聯合一團使倍加堅固。¹¹⁰ 明治 33 年至 34 年（1900-1901）接掌西螺區街庄長。¹¹¹ 明治 35 年 5 月 25 日在職死亡，葬身於斗六廳歸順式。



圖 5 明治 35 年 5 月 25 日斗六廳歸順式官民合照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上卷）》（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8 年），無著頁碼。

110 〈臺中通信 聯合保甲〉，《臺灣日日新報》，臺灣，1899 年 10 月 4 日，第 3 版。

111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5 日）。

乙未及日後的抗日人士，受邀或歸順而出任參事、區街庄長等職位，授予紳章和特權者相當多，例如斗六鄭芳春（斗六區街庄長等職）、嘉義林武琛（嘉義西堡第七區庄長）、竹山林月汀（林圯埔區街庄長等職）、竹山陳水仙（又名陳水達，東勢坑區街庄長）、張大猷（斗六辨務署參事），臺北陳秋菊、大溪簡阿牛皆是。明治 31 年後藤新平極力讓原來的地方頭人試圖恢復原先地位，而如何分辨良匪或那些是日人自己製造出來的土匪，便成為重要的課題，「土匪」的分類參考作者不詳，陳怡宏譯，〈「後藤新平文書」選譯——「臺灣之土匪」〉，《臺灣風物》，第 51 卷第 2 期（2001 年 6 月），頁 17-18。

乙未抗日媽祖傳說與結構性失憶：以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為例

廖景琛喪生之因，溯自日人治理雲林地區以來，由於鐵國山等武裝勢力無法消滅耿耿於懷，且對於抗日部分歸化者，給予歸順士紳的優渥待遇，委以區長、街長亦有所芥蒂。¹¹² 面對雲林抗日四巨頭之賴福來、張呂赤（柯鐵、黃才已死）用盡辦法仍不願歸順，明治 35 年 5 月 14 日斗六廳長與守備隊、憲兵隊密議，由斗六廳警務課長岩元知全盤籌備，策劃 5 月 25 日將「匪魁首領」集結於斗六廳，手下匪徒聚集於林圯埔支廳、崁頭厝支廳、西螺支廳、他里霧支廳、內林派出所共 6 處一齊舉行歸順式。

斗六廳的歸順典禮當日 9 點向歸順者搜完身，發給白花配戴於胸前（花之大小辨識匪魁、匪首、小匪首，如圖 5），¹¹³ 排列於廳長官邸前合照再進入會場。儀式即將結束當下，警務課長岩元知假借搜查武器並命警察入場逮捕眾人，張呂良、張雍等人持短槍亂射，鐘佑揮動臺灣刀拚死抵抗，早已安排好的守備隊和憲兵、警察群起射擊，連同勸誘臺人順降的西螺區長廖景琛一共誅殺 78 人，合計 6 處歸順式會場騙殺 272 人。¹¹⁴ 對外宣稱歸順者企圖暴行反抗，¹¹⁵ 蓄意合理化詐騙和殺戮的行為，謊稱「歸順典禮事變」。

廖景琛被列入剿滅名單事出有因，明治 34 年 6 月鐘佑與廖遠襲擊油車派出所、崙背支署之後，鐘佑潛匿深山，而西螺街長廖景琛本為匪魁，素

112 程大學總主編，《西螺鎮志》，頁 1-89。

113 日人設計歸順者戴花朵當作標誌而殺害，便成為民間故事〈紅花與白花的故事〉。廖遠足口述，〈紅花與白花的故事〉，轉引自郭麗琴，〈西螺地區文學發展研究〉（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 年），頁 129。

114 斗六廳 78 人、林圯埔支廳 63 人、崁頭厝支廳 38 人、西螺支廳 30 人、他里霧支廳 24 人、內林派出所 39 人，經合計 272 人，不過警察沿革誌最後統計寫 265 人。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蔡伯璦譯，《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上卷）中譯本（II）》（臺南：臺灣歷史博物館，2008 年），頁 292-300。

《斗六土匪鎮定史》記載的人數是斗六廳 60 人、林圯埔支廳 63 人、崁頭厝支廳 38 人、西螺支廳 30 人、他里霧支廳 14 人、內林派出所 38 人，合計 243 人，有岡奎太郎、新田儀一郎、太田茂，《斗六土匪鎮定史》（未出版，1902 年），頁 68。

115 〈中部土匪の歸順式と誅伐〉，《臺灣日日新報》，臺灣，1902 年 6 月 4 日，第 2 版。臺灣憲兵隊著；宋建和譯，《臺灣憲兵隊史》（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 年），頁 319。

與鐘佑互通聲息，故命廖景琛急切招降鐘佑，鐘佑察覺行蹤漸瀕危急，12月30日向西螺支廳投誠。¹¹⁶ 廖景琛、鐘佑、廖遠在日人調查雲林土匪系統同屬「平地派」，西螺是活動範圍之一，¹¹⁷ 廖景琛為通謀者，鐘佑和廖遠是匪首，3人同樣被殺於歸順式。¹¹⁸ 職是之故，日人認為雖已順服，給予基層職位的廖景琛以及勞水坑區長張水清、苦苓腳保正徐財端等人，雖不屬此次歸順者之列，但均以地緣關係，暗中協助土匪，為惡作歹心懷叵測，故一併處死。¹¹⁹

從歸順式事件來看，官方面對抗日群眾耐心盡失情況下，假借歸順式名義，實採格殺勿論、消滅反抗分子的騙術。因此向山寬夫痛批：「所謂歸順會場事變對歸順抗日隊員的大屠殺，根本是官警巧妙安排的圈套。」¹²⁰ 歸順式後，隨即又對殘餘勢力進行大討伐，雲林地區的武裝抗日勢力遂在日方政府有計劃的設計下徹底瓦解。¹²¹

綜觀廖景琛的生平史事，清末於家族內部倡建宗祠，舉止乃是家族族長；¹²² 乙未鼎革高舉抗日旗幟是西螺街的民團首；¹²³ 明治31年至35年接受日人招撫擔任西螺區街庄長，最終因與反抗勢力相通死於歸順式。廖景琛可以說是清末到日治初期（1891-1902）雲林張廖宗族和西螺地方社會的

116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蔡伯壘譯，《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上卷）中譯本（II）》，頁279-283、289。

117 《斗六土匪鎮定史》描述各地匪徒時，寫到西螺有鐘和尚、程實、鐘祐（佑）。而這3人皆屬平地派，故可推知西螺是平地派的活動區域。有岡奎太郎、新田儀一郎、太田茂，《斗六土匪鎮定史》，頁34。

118 平地派存續時間為明治28年10月至35年6月，大匪首有姚發、李天讓、程隆、陳万八、廖絨；匪首為鐘祐（佑）、鐘和尚、程實、程食報、李儉、黃清香、李天諒、林初開、廖遠、李榮、吳天地；通謀者廖景琛。有岡奎太郎、新田儀一郎、太田茂，《土匪ノ系統》，《斗六土匪鎮定史》，頁4。

119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蔡伯壘譯，《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上卷）中譯本（II）》，頁298。

120 向山寬夫著；楊鴻儒等譯，《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福祿壽，1999年），頁307。

121 呂大成，〈日治初期雲林事件與地方武裝抗日之研究〉，頁110。

122 清代臺灣鄉莊自治組織的職能，參見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頁220-229。

123 翁佳音，《臺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1895-1902）》（臺北：稻鄉，2007年），頁66、70。

乙未抗日媽祖傳說與結構性失憶：以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為例

領導階層。如此重要的地方菁英，為何會變成結構性失憶的代表人物？端賴張廖族人和地方社會的各項文本進一步呈現。

二、張廖宗族與西螺地方社會的結構性失憶

明治 35 年 5 月 25 日歸順式事件之後，緊接大舉搜索和逮捕殘餘勢力，社會上一般民眾仍恐後累及身，或遭殘匪之反擊而難安，一時各地人民往來有減少之狀。¹²⁴《廖氏家傳》敘述當年張廖族親驚慌失措、人人自危，廖維峻與其子廖重光一家因與廖景琛有房親關係（表 2），一時頗恐受累。¹²⁵廖大漢回憶當日（農曆 4 月 18 日）舉行土匪投誠，大排筵席引其入殼，悉數屠殺，街民閉戶，人心沉痛。¹²⁶

廖景琛被日人認定土匪慘遭殺害的結果，加上當時肅清的社會氛圍，¹²⁷影響到張廖族人書寫廖景琛事蹟時，落筆有所斟酌和揀選。例如 1965 年《崇遠堂張廖宗祠沿革詳誌》僅臆錄廖景琛擔任西螺區長，其後死於斗六朱丹灣路口，¹²⁸有關廖景琛明治 28 年抗日與明治 35 年死亡原因皆省略。此情形如同 1972 年《西螺七劍真傳淺說》只述說西螺七嵌（欠）志士組織義軍抗日，導致日後被日人仇視，武館解散沒落。¹²⁹上述文獻代表張廖宗族自我意識與記憶抉擇：談到廖景琛不錄抗日史蹟，描述七嵌（欠）抗日不記廖景琛領軍。

直至 1992 年廖丑《雲林縣廖氏大族譜》終於記載：「廖景琛任總指揮，

124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蔡伯燠譯，《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上卷）中譯本（II）》，頁 300-301。

125 廖遇合還提到叔叔廖天溪也遭殺害。廖遇合為廖重光之子。廖遇合，《廖氏家傳》，頁 8、10。

126 廖大漢，〈回憶〉，廖氏大族譜編輯委員會編，《廖氏大族譜》，頁 221。

127 「婦孺從流移，人棄室亦濶。南投斗六間，殺氣慘不舒。」洪棄生的五言古體詩〈大掃除〉，資證歸順式事件造成民間一片慘澹。程玉凰、陳光瑩選注，《洪棄生集》（臺南：臺灣文學館，2012 年），頁 120。

128 牛挑灣位於今日斗六市鎮北里，歸順式在斗六廳，即今日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為何張廖族人會傳述牛挑灣是廖景琛死亡之地尚待釐清。崇遠堂宗祠沿革編輯委員會，《崇遠堂張廖宗祠沿革詳誌》，頁 23。

129 包青天輯，〈西螺七劍真傳淺說〉，頁 67。

發動七欠子弟組織義軍抵抗日兵。」¹³⁰ 但是後續著作 1995 年《張廖元子公族訊》及〈二崙鄉行政沿革以及各村落的地名由來研究〉、¹³¹ 1998 年《西螺七崙與臺灣開拓史》反將廖景琛嫁接明治 29 年（1896）6 月的雲林事件與鐵國山組織。¹³² 廖丑更動內容的因素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他對廖景琛抗日的時間點不甚明確，進而出現拼湊的歷史敘事。因為張廖族人的歷史記憶已經含混或斷裂 98 年（1895-1992），斷裂的養成在日本人統治的 51 年裡。如同 228 事件因為戒嚴 38 年，新聞與議題在公共領域沒落，造成社會大眾對 228 事件產生結構性失憶。¹³³

1945 年日本戰敗，中華民國接收臺灣確立統治權，一直到 1970 年代左右國民黨建構中國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¹³⁴ 塑造抗日者為民族英雄，藉此凝聚中華民族的認同框架。不過卻未見廖景琛列入操作對象，深究其因以家族內部而言，廖景琛後代已不見蹤影（沒有後裔或隱姓埋名），旁系的廖輝煌家族，日治時期廖重光擔任西螺街長 13 年（1924-1936）最為重要，但戰後該家族卻急速沒落，無人能替廖景琛在適當場合發聲。¹³⁵ 再者，以政府公部門來說，提倡抗日英雄以重要的事件和人物為目標，比方霧社、噍吧哞事件等等，相較之下，雲林地區抗日規模最大的鐵國山，少見計劃性拱照相關人事，自然不會將眼光瞄向抗日戰績甚少、難以著力民族大義的廖景琛。也因為如此，戰後廖景琛未經政府改造，使族人並沒有

130 廖丑，《雲林縣廖氏大族譜》，頁 624。

131 廖丑，《張廖元子公族訊》（雲林：雲林縣元子公張廖姓宗親會、雲林縣廖元子公育英會，1995 年），頁 114。

廖丑，〈二崙鄉行政沿革以及各村落的地名由來研究〉，《雲林文獻》，第 39 期（1995 年 6 月），頁 87。

132 廖丑，《西螺七崙與臺灣開拓史》，頁 545-546、558。

133 夏春祥，〈新聞論述與臺灣社會：二二八事件的議題生命史〉，《新聞學研究》，第 75 期（2003 年 4 月），頁 226-228。

134 國民黨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大致以六大基調構成一個完整的、關於「臺灣與中國大陸關係」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蕭阿勤，〈抗日集體記憶的民族化：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臺灣史研究》，第 9 卷 1 期（2002 年 6 月），頁 186。

135 另一個反證為魏嘉亨參與編纂《西螺鎮志》，才有機會將祖父魏照洲抗日情形勾陳問世，詳如後述。

乙未抗日媽祖傳說與結構性失憶：以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為例

對其人重新評價。¹³⁶ 張廖宗族撰寫的族譜、歷史書刊等文本，忠實映現對廖景琛殘缺的歷史記憶與留存的結構性失憶。

總的來說，張廖族人對廖景琛的結構性失憶有其脈絡，歸順式事件引起張廖族人寒蟬效應，深怕牽連惹禍上身，便連同日人共指土匪符號，試圖切割與我族無干，藉此表明良民的身分。¹³⁷ 因此對廖景琛的結構性失憶誕生其殞命之際，逐步籠罩在七崁（欠）地區龐大的張廖族親，口徑一致避談廖景琛成為失憶漫延的關鍵，嘗試斷開廖景琛的默契延續到戰後，族譜不會描寫有祖先成為「土匪」的負面歷史，此人只能族譜除名。¹³⁸ 廖景琛的一生，終究實踐在族譜的銷聲匿跡和沿革的隱晦不明，展演於傳說流轉中逐漸消逝埋名。當一位史籍洋洋灑灑，永垂不朽的名士，卻不容於族譜的無名祖先。

乙未之役西螺地方菁英不單只有廖景琛投身戰場，前清巡檢暨儒醫魏照洲受丘逢甲親約協力抗日，購買槍枝彈藥資助本地義勇，¹³⁹ 李品三（李郁華）先效力劉永福擔任文案，¹⁴⁰ 當雲林縣知縣羅汝澤內渡後，接替其位力守位於斗六的縣署。¹⁴¹

136 昭和 12 年（1937）小林事件的主角江保成，受到戰後政府肯定抗日者的影響，地方民眾當中，特別是晚輩對江保成產生重新評價的現象。簡文敏，〈族群文化與歷史記憶機制——以甲仙地區抗日事件歷史記憶為例〉，《高雄文化研究》，2007 年年刊（2007 年 10 月），頁 106-107。

137 「由於廖景琛是土匪，所以該房的家人不敢再住在這裡，廖氏族譜也不列入，牛頭灣有一座應公廟，時間是民國五十幾年，骨埋在那裡，因為沒人承認他事情，故埋在那裡，而廖景琛也是在這裡被殺。」廖遠足口述，〈紅花與白花的故事〉，轉引自郭麗琴，〈西螺地區文學發展研究〉，頁 129。

138 族譜僅標明廖景琛祖父廖玉田，廖玉田以下省略不記。廖氏大族譜編輯委員會編，《廖氏大族譜》，頁 129。廖丑，《雲林縣廖氏大族譜》，頁 377-378。廖丑，《臺灣省廖氏大族譜》（雲林：廖丑，1999 年），頁 810-811。

139 「時原工部主事兼臺灣民主國團練使丘逢甲親約協力抗日，公乃傾大半家資而響應之，餘購槍枝彈藥以助本地義勇。及西螺陷日，公將所餘槍枝埋入牆土中並走避甘厝庄，後仍為日軍所擄，隨軍南下，幸公力辯係醫生，終予釋還。」魏照洲，《淡然詩文集》（雲林：西螺輔材文庫，2006 年），頁 34。程大學總主編，《西螺鎮志》，頁 3-85。

140 「令文案李郁華挈銀三千兩赴前敵犒師」，李郁華即李品三。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頁 62。

141 吳德功，〈讓臺記〉，頁 292-293。

清代中期廖姓、李氏尤居西螺兩大宗族，¹⁴² 廖景琛、李品三、魏照洲及其所屬家族，日治時期受迫政治環境噤聲抗日足跡。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靈驗神蹟甚囂塵上、口耳相傳之際，曾參與抗日的家族人士與後裔，身為聆聽者和傳頌者，紛紛將族人或祖先軍武反抗當局情事隱匿封口不談，地方民眾亦震懾官府威勢，¹⁴³ 潛意識將主角抽換，以「義軍」一詞作為全體統稱，不再聚焦何姓何人抗日，轉向歸功與歌頌媽祖救難傳說。¹⁴⁴

再舉魏照洲家族為例，戰後 1953 年其子魏等如編撰〈西螺鎮鄉土志〉、1996 年其孫魏嘉亨參加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口述歷史座談會，並不見陳述魏照洲曾參與抗日之事，至 2000 年《西螺鎮志》為魏照洲作生平列傳才提及。顯然家族內部通曉此事，卻遲在 106 年後（1895-2000）才在公開文本坦然告訴。如同張廖宗族對於廖景琛之冷處理。雖然政權交替、政治環境改變，地方上的人士依然有意無意的不提抗日行跡。

為了應付現實的需要，或合理化現實社會政治境況，並不一定要全盤創造歷史記憶，有時只需識認、組合或重新詮釋歷史中的某些成分，便足以達成目的。¹⁴⁵ 傳說的流播實際上是一個成千上萬次被「重複」的過程，「重複」不但使社區關於自己歷史解釋的「集體記憶」被保留下來，這種對「集體記憶」的「保留」，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實際上也不斷經歷著被「選擇」的過程。¹⁴⁶ 乙未之役西螺抗日歷史，廖景琛扮演領導人物

142 同治元年（1862）發生的戴潮春事件，日後引發西螺三姓械鬥事件，由張廖姓對抗李姓與鍾姓，反映出道光年間張廖、李二姓完成「收族」的成效，並聚族而對抗他族。楊朝傑，〈西螺溪下游地區之宗教活動與人群關係——以西螺街媽祖信仰為中心〉，頁 108。

143 特別是歸順式後被徹底消滅的反抗組織「平地派」之鐘、程、林、陳等姓人士及家族。

144 恰如劉芳宜之解析正為體現此傳說的社會表相，「『莫不尊親』古匾於日軍火燒西螺街前夕掉落，故被西螺居民認為是媽祖顯聖救人，而發展為傳說，雖然穿鑿附會之說，卻反映出當地居民之信仰寄託，對其所遭遇之事，寄託於神秘力量，作為事件發生的合理解釋。」劉芳宜，〈西螺鎮地方傳說與特色〉，頁 56。

145 王汎森，〈歷史記憶與歷史——中國近世史事為例〉，《當代》，第 91 期（1993 年 11 月），頁 42。

146 陳春聲，〈媽祖的故事與社區之歷史：以明清時期粵東一個港口的研究為中心〉，《臺灣人類學刊》，第 6 卷第 1 期（2008 年 6 月），頁 78。

之一，不過他在傳說裡消失無蹤，僅存義軍兩字帶過。換言之，廖景琛在諸多抗日書籍名垂青史，最重要的戰場——西螺，當地流傳最廣的「莫不尊親」匾額傳說，他卻不在「現場」，顯然被大眾失憶了，廖景琛被失憶的過程不是偶然，一個在西螺深具勢力和人群數量的張廖宗族，刻意選擇的結構性失憶操作使然。西螺地方社會對乙未西螺街戰役抗日人員的結構性失憶，重新組織和詮釋成為「莫不尊親」匾額傳說的集體歷史記憶。簡言之，「莫不尊親」匾額傳說的文本表相，如實反映日治時期異族統治壓迫與監視的社會情境真相，人民轉嫁和渲染媽祖靈驗傳說，作為宣洩不滿情緒的方式與管道。

伍、結語

清代臺灣媽祖「助戰」功能尤具特色，¹⁴⁷ 道光 13 年 8 月北路協副將葉長春因弭平張丙事件，贈福興宮「好義從風」匾額，題字末段「齊享太平之福」一語雙關，不僅享國朝太平之福，亦享太平媽神恩之護庇。¹⁴⁸ 不過乙未之役日軍攻臺時，媽祖反而教導人民「逃難」，透過「莫不尊親」匾額示警西螺街將毀於祝融。因為民眾的災難隨世事變遷有所不同，但不變的是永遠有需要媽祖搭救的災難出現，¹⁴⁹ 無論「助戰」或「逃難」，皆屬媽祖「救難敘述」的不同表現，拯救的是劫後餘生的身軀，敘述的是媽祖救拔苦難的靈驗心境。

147 劉福鑄，〈從清代臺灣媽祖宮廟題匾看媽祖的助戰功能〉，《廣東海洋大學學報》，第 29 卷第 5 期（2009 年 10 月），頁 20-25。

148 李建緯計畫主持，《雲林縣一般古物：「西螺福興宮好義從風匾、太平媽南投陶香爐」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頁 48。

149 張珣，〈從媽祖的救難敘述看媽祖信仰的變遷〉，收入林美容、張珣、蔡相輝主編，《媽祖信仰的發展與變遷：媽祖信仰與現代社會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宗教學會、北港朝天宮，2003 年），頁 185。

明治 28 年臺灣發生激烈乙未戰爭，清代以來西螺街作為軍事防禦據點席捲其中，西螺最大勢力的張廖族人領袖廖景琛組織抗日軍，戰敗後受日人之邀，明治 31 年至 35 年出任西螺區街庄長，社會領導地位獲官方認定賦予實質職稱。但是廖景琛仍與抗日人士持續往來，明治 35 年 5 月 25 日被騙殺於斗六廳歸順式，造成張廖家族戒慎恐懼。同時西螺支廳的歸順式也狙殺 30 人，西螺地方社會一時風雨蕭索、人心不安。

被貼上「土匪」標籤的廖景琛，西螺第二大勢力李姓後裔李品三，曾經襄贊槍械的紳醫魏照洲，以及許多加入西螺街戰役的民眾，進入日本統治時期，參與抗日事蹟遂成禁忌絕口不提。張廖宗族和西螺地方社會的「結構性失憶」開始發酵，逐漸展演於西螺街信仰中心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的媽祖救難傳說，選擇將我群抽換義軍，導致參戰人士遁名匿跡，卻可大肆宣揚媽祖拯救街民的靈驗奇蹟，實體宣洩殖民壓制的不滿情緒，並藉著傳說集體記憶西螺街抗日戰役。

通過解析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傳說的社會表相，揭開張廖宗族及西螺地方社會「結構性失憶」的真相。但是「莫不尊親」匾額的掉落，不僅警示明治 28 年的西螺街民，傳說流轉百年目的，如同寫作宗旨，並非一再膜拜媽祖的宗教靈力，試圖回到宗教本質與歷史學的人文關懷，呼籲世人警惕戰爭的殘酷和無情。

乙未抗日媽祖傳說與結構性失憶：以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為例

附錄 1 明治 28 年 10 月 6 日日軍西螺街戰役彈藥損耗表、擄獲表

戰鬥詳報第○號附錄												
明治 28 年 10 月 6 日近衛師團兵器彈藥損耗表												
種類	消耗彈藥					損失兵器及彈藥數量						
區分 分隊號	砲彈			槍彈		兵器		彈藥				其他兵器
	榴	榴霰	霰	步槍	手槍	砲	步槍	榴	榴霰	霰	步槍	
近衛步兵 第二聯隊				1,554			1					
近衛砲兵 一小隊		2										
計		2		1,554			1					
備考	損失一把步槍是因為涉川而過時，險些溺死所致。											

資料來源：「自明治 28 年 9 月 22 日至同年 10 月 22 日臺灣島南部に於ける近衛師團戰闘詳報」(1895 年 9 月 22 日至 1895 年 10 月 22 日)，《明治 28 年 9 月 16 日至同年 11 月 29 日「臺灣嶋に於ける諸団隊戰闘詳報 其 3 大本營陸軍參謀部」》，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檔號：C06062148200。

戰鬥詳報第○號附錄										
明治 28 年 10 月 6 日近衛師團擄獲表										
種類	俘虜			戰利品						
區分	將校	下士 兵卒	馬匹	槍		砲	彈藥	糧秣	貨幣	茅
				步槍	□槍					
數量				12	6	5	步槍彈 若干			6
備考	以上為落入水中或燒毀。									

資料來源：「自明治 28 年 9 月 22 日至同年 10 月 22 日臺灣島南部に於ける近衛師團戰闘詳報」(1895 年 9 月 22 日至 1895 年 10 月 22 日)，《明治 28 年 9 月 16 日至同年 11 月 29 日「臺灣嶋に於ける諸団隊戰闘詳報 其 3 大本營陸軍參謀部」》，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檔號：C06062148200。

附錄 2 1945 年以前臺灣各處「莫不尊親」匾額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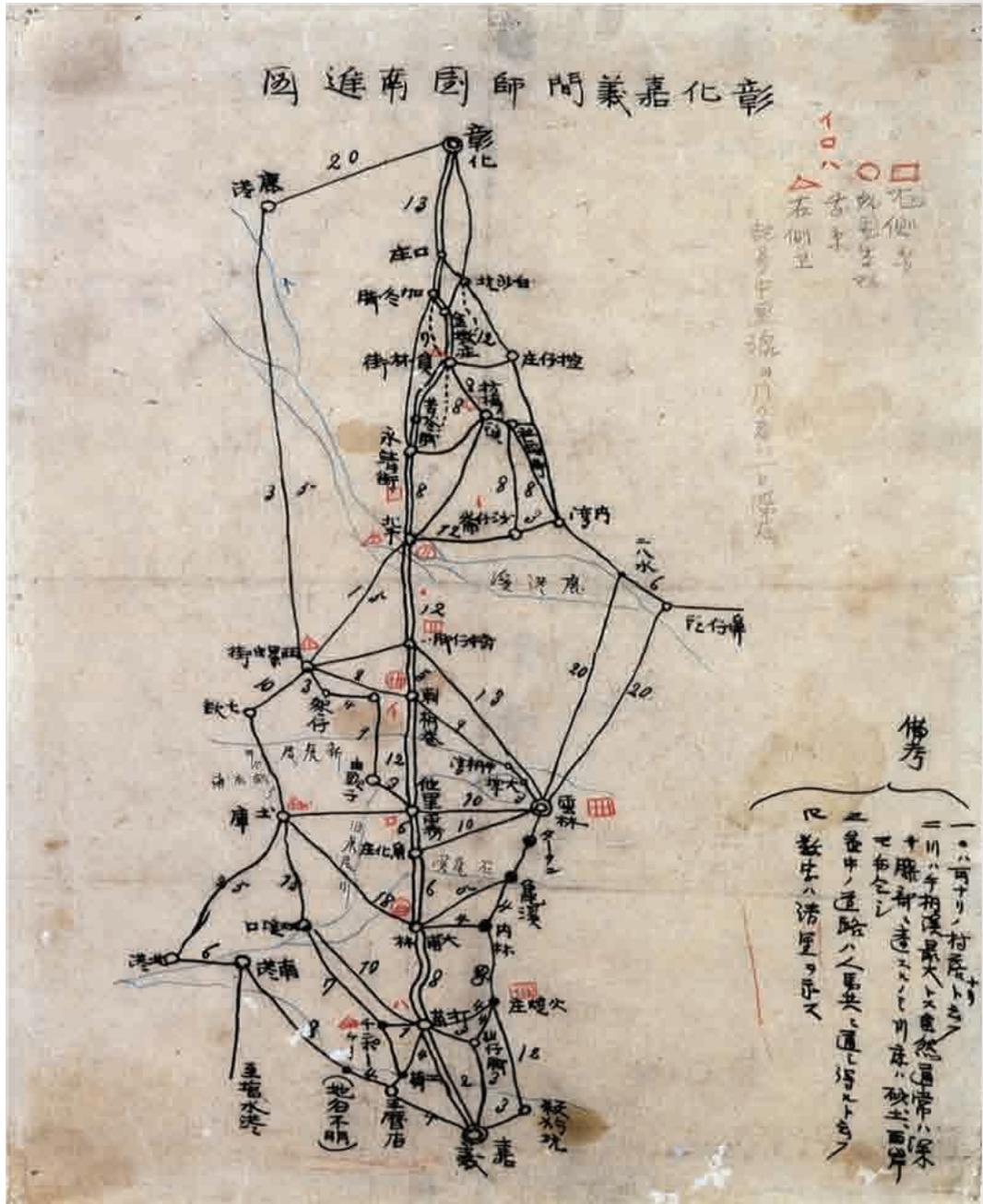
廟宇	主祀神	匾額年代	落款	
雲林西螺 福興宮	天上聖母	乾隆 35 年 (1770)	上款	乾隆庚寅年仲夏穀旦
			下款	首事廖尚德林倉光鍾氏和同立
嘉義 水上璿宿 上天宮	天上聖母	嘉慶 8 年 (1803)	上款	嘉慶癸亥孟春之月
			下款	梅圃林朝英敬書
嘉義朴子 配天宮	天上聖母	嘉慶 8 年 (1803)或 大正 4 年 (1915) ¹⁵⁰	上款	嘉慶癸亥孟春之月梅圃林朝英敬書
			下款	大正四年董事之內黃慎儀陳秀清陳添貴蔡啟耀蔡志堃辜體胖蔡標建立
臺南 法華寺	釋迦牟尼佛	同治元年 (1862)	上款	同治元年壬戌荔月穀旦
			下款	福興信士陳宗寶秀浦敬立
臺南 大觀音亭	觀世音菩薩	同治 7 年 (1868)	上款	同治戊辰年花月穀旦
			下款	賞戴花翎欽加副將銜署北路協調署城守營參將信官楚南陳玉喜敬立
嘉義朴子 大棟榔 涂姓開基 祖廟	天上聖母	昭和 10 年 (1935)	上款	昭和乙亥孟夏月吉置
			下款	涂南山涂爐涂涇渭涂溪涂樹林涂清標涂怨涂分局涂木生敬獻 □□山人謹書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以及鄭喜夫、莊世宗輯錄，《光復以前臺灣匾額輯錄》，頁 94、165-166、414、453-454、985。謝忠恆，〈乾嘉之際臺灣林朝英之文人畫與世俗化進程研究〉，頁 334-336。王明燦，〈水上璿宿上天宮現存楹聯牌匾等文物分析其沿革〉，《嘉義縣文獻》，第 40 期（2018 年 10 月），頁 127。陳和玉編撰，〈芳墨涓滴的禮讚——匾額楹聯〉，《嘉義縣文獻》，第 40 期（2018 年 10 月），頁 72。引用書目若有誤寫，已採用田野調查資料更正。

150 嘉義朴子配天宮原存「莫不尊親」匾額，上款嘉慶 8 年（1803；癸亥），下款大正 4 年（1915），原匾 2013 年 3 月 26 日失火燒毀，2017 年重製匾額掛上原位（下款另加「丁酉年閏六月吳輝鵬仿書」），年款嘉慶癸亥誤寫癸未，經新聞報導後已修正。〈配天宮舊匾重製 年代疑有誤〉，《自由時報》，臺灣，2018 年 2 月 23 日，第 A13 版雲林嘉義焦點。

乙未抗日媽祖傳說與結構性失憶：以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為例

附錄 3 近衛師團彰化至嘉義南進圖



資料來源：「軍用地圖（嘉義彰化間師團南進圖）」，國立臺灣博物館藏，編目號：AH001204-002。（國立臺灣博物館提供）

附錄 4 歷年「莫不尊親」匾額圖像



2015 年「莫不尊親」匾額樣貌（筆者攝，2015 年 12 月 18 日）



2020 年「莫不尊親」匾額修護完成（西螺福興宮提供）



2012 年螺陽迎太平贈送祝天宮「莫不尊親」複製匾額
（筆者攝，2018 年 3 月 11 日）

乙未抗日媽祖傳說與結構性失憶：以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為例

附錄 5 2005 年西螺福興宮農民曆「莫不尊親」匾額乙未抗日媽祖傳說



資料來源：西螺福興宮、李松珀，《2005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歲次乙酉年農民曆》，不著頁碼。（西螺福興宮提供）

參考書目

壹、古文書、檔案

「光緒拾陸年拾月西螺街玉山號廖文謀等立杜賣盡根田契字」（1890 年 10 月），魏嘉亨藏、楊朝傑提供。

「自明治 28 年 9 月 22 日至同年 10 月 22 日臺灣島南部に於ける近衛師團戦闘詳報」（1895 年 9 月 22 日至 1895 年 10 月 22 日），《明治 28 年 9 月 16 日至同年 11 月 29 日「臺灣嶋に於ける諸団隊戦闘詳報 其 3 大本營陸軍參謀部」》，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檔號：C06062148200。

「軍用地圖（嘉義彰化間師團南進圖）」，國立臺灣博物館藏，編目號：AH001204-002。

貳、專書

仇德哉主修，《雲林縣志稿·卷八革命志》。臺北：成文，1983 年。

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臺北：允晨文化，2015 年。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1997 年。

王嘉弘，《如此江山——乙未割臺文學與文獻》。臺南：臺灣文學館，2011 年。

向山寬夫著；楊鴻儒等譯，《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福祿壽，1999 年。

有岡奎太郎、新田儀一郎、太田茂，《斗六土匪鎮定史》。未出版，1902 年。

西螺福興宮、李松珀，《2005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歲次乙酉年農民曆》。雲林：西螺福興宮；南投：三七堂，2005 年。

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臺北：中央

乙未抗日媽祖傳說與結構性失憶：以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為例

圖書館臺灣分館，1996年。

佚名，《臺灣省雲林沿革史》。臺北：成文，1985年。

李建緯，《歷史、記憶與展示：臺灣傳世宗教文物研究》。臺中：豐饒文化社，2018年。

李建緯計畫主持，《雲林縣一般古物：「西螺福興宮好義從風匾、太平媽南投陶香爐」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雲林：雲林縣政府，2017年。

林文龍，《細說彰化古匾》。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9年。

林明德主持，《臺澎金馬地區匾聯調查研究》。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4年。

林保寶，《荊桐最後的望族：我這樣探尋家族故事》。臺北：玉山社，1998年。

近衛師團軍醫部，《近衛師團軍醫部征臺衛生彙報》。東京：出版者不詳，1896年。

若林正丈著；臺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臺北：播種者，2007年。

翁佳音，《臺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1895-1902）》。臺北：稻鄉，2007年。

崇遠堂宗祠沿革編輯委員會，《崇遠堂張廖宗祠沿革詳誌》。雲林：雲林縣元子公張廖姓宗親會，1965年。

許世楷著；李明峻、賴郁君譯，《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臺北：玉山社，2005年。

許佩賢譯，《攻臺見聞：風俗畫報·臺灣征討圖繪》。臺北：遠流，1995年。

許佩賢譯，《攻臺戰紀：日清戰史·臺灣篇》。臺北：遠流，1995年。

陳怡宏編，《乙未之役中文史料》。臺南：臺灣歷史博物館，2016年。

陳怡宏編輯、導讀；百年翻譯社翻譯，《乙未之役外文史料編譯（二）》。臺南：臺灣歷史博物館、潘思源，2019年。

陳怡宏編輯、導讀；百年翻譯社翻譯，《乙未之役外文史料編譯（三）》。臺

- 南：臺灣歷史博物館、潘思源，2019 年。
- 曾曉馨、曾絮敏，《南瀛古匾誌》。臺南：臺南縣政府，2009 年。
- 程大學總主編，《西螺鎮志》。雲林：西螺鎮公所，2000 年。
- 程玉鳳、陳光瑩選注，《洪棄生集》。臺南：臺灣文學館，2012 年，頁 120。
- 程蕃，《中國民間傳說》。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年。
-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年。
- 黃阿有，《嘉義的地方傳說與考證》。新北：稻鄉，2011 年。
- 黃昭堂著；廖為智譯，《臺灣民主國研究：臺灣獨立運動史的一斷章》。臺北：前衛，2006 年。
- 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臺北：五南，1992 年。
- 賈馥茗等詮譯，《中庸釋詮》。臺北：五南，1999 年。
- 廖丑，《西螺七嵌與臺灣開拓史》。雲林：廖丑，1998 年。
- 廖丑，《張廖元子公族訊》。雲林：雲林縣元子公張廖姓宗親會、雲林縣廖元子公育英會，1995 年。
- 廖丑，《雲林縣廖氏大族譜》。雲林：雲林縣元子公張廖姓宗親會，1992 年。
- 廖丑，《臺灣省廖氏大族譜》。雲林：廖丑，1999 年。
- 廖氏大族譜編輯委員會編，《廖氏大族譜》。雲林：廖氏大族譜編輯委員會，1966 年。
- 廖良元，《七欠港尾客庄開拓史跡暨武術傳奇》。雲林：雲林縣詔安七欠文化發展協會出版，2011 年。
- 廖遇合，《廖氏家傳》。未出版，1948 年。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雲林縣鄉土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年。
- 臺灣教育會編，《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遺跡寫真帖》。臺北：臺灣教育會，1928 年。
- 臺灣教會公報社編，《臺灣教會公報全覽（3）1896-1901》。臺南：教會公

乙未抗日媽祖傳說與結構性失憶：以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為例

報，2004年。

臺灣教會公報社編，《臺灣教會公報全覽（60）1997（下）》。臺南：教會公報，2004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灣南部碑文集成》。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

臺灣憲兵隊著；宋建和譯，《臺灣憲兵隊史》。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9年。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上卷）》。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8年。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徐國章譯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篇：中譯本I》。南投：臺灣文獻館，2005年。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蔡伯壘譯，《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上卷）中譯本（I）》。臺南：臺灣歷史博物館，2008年。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蔡伯壘譯，《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上卷）中譯本（II）》。臺南：臺灣歷史博物館，2008年。

廣興頭嵌文化武術振興後援會輯，《西螺七劍真傳淺說》。未出版，1972年。

鄭喜夫、莊世宗輯錄，《光復以前臺灣匾額輯錄》。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8年。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1979年。

簡齊儒，《民間風景：臺灣傳說故事的地方敘述》。臺北：里仁，2014年。

魏照洲，《淡然詩文集》。雲林：西螺輔材文庫，2006年。

闕正宗編譯，《甲午戰爭·臺灣篇：<<日清戰爭實記>>編譯附劉永福抗日<<草莽奇人傳>>》。臺北：博揚文化，2014年。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年。

叁、專書文章

佚名，〈雲林沿革史〉，收入仇德哉主修，《雲林縣志稿·卷八革命志》。臺北：成文，1983 年。

吳密察，〈甲午戰爭、乙未之役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收入財團法人李登輝基金會輯，《甲午戰爭·馬關條約與臺灣變局研討會論文集》。新北：財團法人李登輝基金會，2015 年。

吳德功，〈讓臺記〉，收入陳怡宏編，《乙未之役中文史料》。臺南：臺灣歷史博物館，2016 年。

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海思慟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年。

洪棄生，〈瀛海偕亡記〉，收入陳怡宏編，《乙未之役中文史料》。臺南：臺灣歷史博物館，2016 年。

張志相、李建緯，〈臺中萬和宮「福蔭全臺」匾年代與落款人分析〉，收入王志宇、李建緯主編，《文獻·文物的詮釋與歷史記憶》。臺中：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2019 年。

張珣，〈從媽祖的救難敘述看媽祖信仰的變遷〉，收入林美容、張珣、蔡相輝主編，《媽祖信仰的發展與變遷：媽祖信仰與現代社會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宗教學會、北港朝天宮，2003 年。

楊朝傑，〈「螺陽迎太平」：清代西螺街福興宮媽祖信仰的發展與傳播〉，收入黃衍明主任編輯，《2015 詔安客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斗六：雲林科技大學客家研究中心，2015 年。

蔡淵黎，〈清代雲林地區民間宗教之發展（1683-1895）〉，收入顏尚文、李若文主編，《南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2000 年。

魏等如，〈西螺鎮鄉土志〉，收入魏等如，《輔材詩文集》。雲林：西螺輔材文庫，2004 年。

乙未抗日媽祖傳說與結構性失憶：以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為例

肆、期刊論文

大柴峰吉，〈臺灣民主國物語【三】〉，《臺灣遞信協會雜誌》，第 65 期（1925 年 4 月）。

大柴峰吉，〈臺灣民主國物語【四】〉，《臺灣遞信協會雜誌》，第 67 期（1925 年 6 月）。

王汎森，〈歷史記憶與歷史——中國近世史事為例〉，《當代》，第 91 期（1993 年 11 月）。

王明燦，〈水上塔宿上天宮現存楹聯牌匾等文物分析其沿革〉，《嘉義縣文獻》，第 40 期（2018 年 10 月）。

包青天輯，〈「西螺七劍真傳淺說」〉，《大學雜誌》，第 58 期（1972 年 10 月）。

作者不詳，陳怡宏譯，〈「後藤新平文書」選譯——「臺灣之土匪」〉，《臺灣風物》，第 51 卷第 2 期（2001 年 6 月）。

吳文星，〈日據初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肆應與變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 15 期（1986 年 6 月）。

李建緯，〈臺灣媽祖廟現存「御匾」研究：兼論其所反映的集體記憶與政治神話〉，《民俗曲藝》，第 186 期（2014 年 12 月）。

李建緯、張志相、林仁政，〈匾額年代的歷史與科學分析——以中港慈裕宮「允王惟后」匾為例〉，《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35 期（2017 年 12 月）。

李豐楙，〈從成人之道到成神之道——一個臺灣民間信仰的結構性思考〉，《東方宗教研究》，第 4 期（1994 年 4 月）。

林文龍，〈寺廟竄改史實與偽造文物闢謬〉，《臺灣風物》，第 33 卷第 4 期（1983 年 12 月）。

柯光任，〈文獻與傳說的交融運用——以溪湖福安宮建廟與蛇年建醮為例〉，《臺灣古文書學會會刊》，第 23/24 期（2019 年 4 月）。

洪秋芬，〈日據初期臺灣的保甲制度（1895-190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1 期（1992 年 6 月）。

夏春祥，〈新聞論述與臺灣社會：二二八事件的議題生命史〉，《新聞學研究》，第 75 期（2003 年 4 月）。

張志相、李建緯，〈光宗耀祖：金門瓊林宗祠內科舉功名與頌德匾研究〉，《臺灣文獻》，第 70 卷第 1 期（2019 年 3 月）。

張桓忠，〈〈曲奏迎神〉匾的尊鬼傳說與歷史推論〉，《媽祖信俗研究》，第 1 期（2019 年 1 月）。

許文堂，〈清法戰爭中淡水、基隆之役的文學、史實與集體記憶〉，《臺灣史研究》，第 13 卷第 1 期（2006 年 6 月）。

陳三郎，〈清代張丙事件在雲林——以西螺福興宮「好義從風」匾分析之〉，《雲林文獻》，第 51 期（2009 年 12 月）。

陳世榮，〈清代北桃園的地方菁英及「公共空間」〉，《政大歷史學報》，第 18 期（2001 年 6 月）。

陳和玉編撰，〈芳墨涓滴的禮讚——匾額楹聯〉，《嘉義縣文獻》，第 40 期（2018 年 10 月）。

陳芳妹，〈「萬世師表」御書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展出〉，《故宮文物月刊》，第 412 期（2017 年 7 月）。

陳芳妹，〈「萬世師表」御書的歷史情境〉，《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44 期（2018 年 3 月）。

陳芳妹，〈臺南孔廟「萬世師表」御匾——兼論康熙與清初孔廟御匾制度的形成及傳播〉，《故宮學術季刊》，第 31 卷第 1 期（2013 年 9 月）。

陳春聲，〈媽祖的故事與社區之歷史：以明清時期粵東一個港口的研究為中心〉，《臺灣人類學刊》，第 6 卷第 1 期（2008 年 6 月）。

陳漢光，〈雲林抗戰史略初稿〉，《雲林文獻》，第 2 卷 1 期（1953 年 3 月）。

乙未抗日媽祖傳說與結構性失憶：以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為例

- 黃文榮，〈淺談清代雲林的士紳家族〉，《臺灣源流》，第 30 期（2005 年 3 月）。
- 楊朝傑，〈清代西螺商業街肆發展與媽祖信仰網絡關係〉，《嘉義研究》，第 10 期（2014 年 9 月）。
- 楊護源、黃秀政，〈丘逢甲與 1895 年反割臺運動〉，《文史學報》，第 26 期（1996 年 6 月）。
- 廖丑，〈二崙鄉行政沿革以及各村落的地名由來研究〉，《雲林文獻》，第 39 期（1995 年 6 月）。
- 趙世瑜，〈傳說·歷史·歷史記憶——從 20 世紀的新史學到後現代史學〉，《中國社會科學》，2003 年第 2 期（2003 年 3 月）。
- 劉芳宜，〈西螺鎮地方傳說與特色〉，《雲林文獻》，第 48 期（2006 年 12 月）。
- 劉福鑄，〈從清代臺灣媽祖宮廟題匾看媽祖的助戰功能〉，《廣東海洋大學學報》，第 29 卷第 5 期（2009 年 10 月）。
- 蔡淵黎，〈清代臺灣社會領導階層的組成〉，《史聯雜誌》，第 2 期（1983 年 1 月）。
- 盧嘉興，〈捏改古匾及篡改廟名考證〉，《臺灣風物》，第 31 卷第 4 期（1981 年 12 月）。
- 蕭阿勤，〈抗日集體記憶的民族化：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臺灣史研究》，第 9 卷 1 期（2002 年 6 月）。
- 謝貴文，〈民間信仰與地方社會：臺南地區媽祖傳說之分析〉，《臺南文獻》，第 9 期（2016 年 6 月）。
- 謝貴文，〈傳說、歷史與集體意識——從草屯龍德廟的「刑期無刑」匾談起〉，《高雄師大學報：人文與藝術類》，第 30 期（2011 年 6 月）。
- 簡文敏，〈族群文化與歷史記憶機制——以甲仙地區抗日事件歷史記憶為例〉，《高雄文化研究》，2007 年年刊（2007 年 10 月）。

伍、博碩士論文

呂大成，〈日治初期雲林事件與地方武裝抗日之研究〉，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李佳穎，〈西螺地區「張廖」宗族特色與在地歷史發展〉，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李雪溱，〈西螺七欠發展之研究〉，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8 年。

郭麗琴，〈西螺地區文學發展研究〉，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 年。

楊永彬，〈臺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1895 年~1905 年〉，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年。

楊朝傑，〈西螺溪下游地區之宗教活動與人群關係——以西螺街媽祖信仰為中心〉，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2 年。

廖婉粧，〈張廖族人的移入大西螺地區與社群組織之發展（1683-1895）〉，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劉芳宜，〈雲林縣地方傳說研究〉，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劉彥君，〈強盜或抗日？——以日治法院判決中的「匪徒」為核心——〉，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潘珏君，〈日治初期雲林武裝抗日活動與鐵國山組織之研究（1895-1902 年）——以簡義與柯鐵為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所碩士論文，2017 年。

鄭天凱，〈政權交替下的地方社會：雲林事件（1896）的探討〉，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

謝忠恆，〈乾嘉之際臺灣林朝英之文人畫與世俗化進程研究〉，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博士論文，2015 年。

乙未抗日媽祖傳說與結構性失憶：以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額為例

陸、報紙

《自由時報》，臺灣，2018年。

《臺灣日日新報》，臺灣，1899年、1902年。

《聯合報》，臺灣，2005年。

柒、網路資料

YouTube，西螺福興宮太平媽，〈太平媽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xsqF3MfcmM>。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兩千年中西曆轉換，<http://sinocal.sinica.edu.tw/>。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國家文化資產網，〈西螺福興宮莫不尊親匾〉，

<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view/antiquity/20160412000002>。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s://www.jacar.go.jp/>。

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人物誌（日治時期）上中下合集

（1895-1945），<http://tbmc.ncl.edu.tw:8080/whos2app/start.htm>。

The Legend of Mazu (Anti-Japanese from Yiwei War) and The Structural Amnesia -- From The Plaque "Mo-Bu-Tsun-Chin" (Every One Respects Mazu)

Kuang-Jen Ke*

Abstract

This context starts to talk about the legend of Mazu Rescue and the plaque "Mo-Bu-Tsun-Chin" (every one respects Mazu). Second, to find out the real situation behind legend. Third, focus on Liao Gin-Tsen, the leader of Anti-Japanese of Hsilo Street, to find out the "structural amnesia" of Chang-Liao Family and all the society of Hsilo.

In the legend, the "Anti-Japanese Army" was replaced to "Volunteers Army". Although the soldiers were anonymous, but they could vent their fury through the miracle stories of Mazu rescue. On the surface, Hsilo people made a plaque to preach miracles of Mazu. Actually, it expressed the oppression and the surveillance from Japan Government forward to Anti-Japanese people and Hsilo people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So far, the legend is narrated for hundred years. However, the purpose of this context is not the magic power of Mazu. The author wants to research the religious essence, the human car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ar is cruel and ruthless".

Keywords: Yiwei War, Surrender, Yunlin, Chang-Liao, Liao Gin-Tse

* Master,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lics, Feng Chia University.